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

王軫石
侯雪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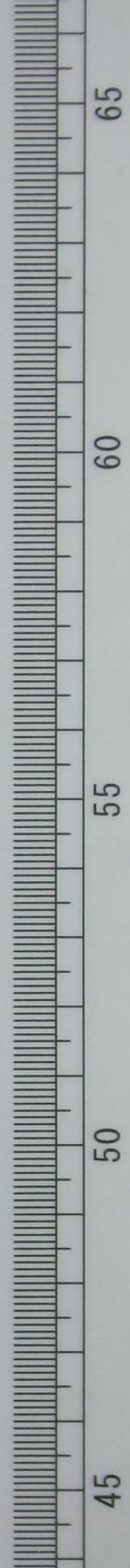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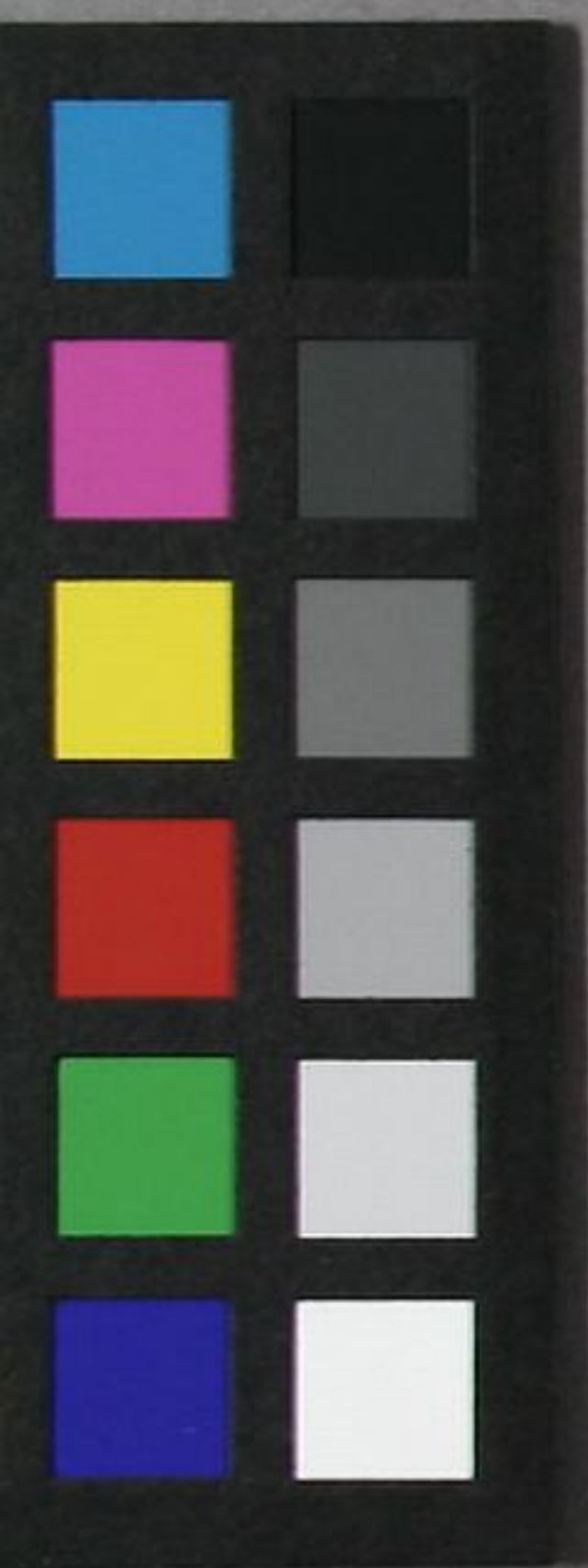
顧亭林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25

1



文庫 11

D 225

道光十年新鐫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

歸安徐鳳輝輯評

徐先生敬齋手定

國朝二十四家文，索予序其卷首。予嬾廢不學於古文，辭一事無能為役，而敬齋見委之意，則甚殷也。始予與敬齋同籍鬻舍，然初不相識。蓋予早歲客游燕趙齊魯吳楚之墟，所至文人多所往還，其後乃頗聞吾鄉有徐敬齋，能為古人之文，其人亦古之人也。則以不得遽相見為恨。去年予在京師，敬齋介丁受五以書來，極論文章得失，且謂古文一道，舉世無復致詳，故於歷代之文，多所論定。而本朝則所取者二十四家，名曰文鈔，其言太抵有益於人，有用於世，有補於修齊治平，而高談心

性與夫臚陳故實者不與焉所鈔已付梓子宜有以序之予心許焉卒卒未暇爲也今夏倦游歸村居索寞日卓午暑甚方坐臨水矮屋見一艇從東來一老翁攝衣冠支筇登岸須眉矍然向人問余所在詢之卽敬齋也急延入坐問無恙數語外卽曰去年所致書諒已到所作序盍見付呼蒼頭就船中取一束書置几上日文鈔已刻就所缺者子序耳余問之甚感且媿念無以當敬齋意也夫古文一道作者難知者亦難乃博覽

昭代之文章求所謂不戾於古與道大適者悉心搜錄源流正而鑒別精用力亦勤矣哉後有作者當必奉爲法式而亦論世者之所樂道也因歎吾兩人同此嗜好於蕭閒寂寞之中乃相契久而相見晚也如此夫嘉慶元年夏六月歸安吳蘭庭序

近世文章有時文有古文時文代聖賢立言義至深而情實泛古文卽儒者立言旨卽淺而裁自心故欲窮古今之變考政教之殊觀學士大夫之所得求之於古文較近夫文章者天地之精華也散而洩諸古今才智人之口若二氣五行之分布於百草木其盛其衰隨乎時會而其爲用於人也其陰陽水火之性卽其華實本末之際而用各不同故取材必慎而後得其精華之所注益自六經四子諸書外一代之作一家之言有純有駁有離有合舉漢唐宋元以來寥寥數大家均不能免也服餌雜人身之病也論著雜人心之病也於此而欲探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
三
輯羣言網羅一世出時賢之甘苦爲後學之秘針夫豈
易事乎哉是故文取載道竊以爲必先有見道之實淵
然寂然以日以年舉人世功名富貴成敗得失一不入
於其胸中而後可與論天下之文乙卯夏予權司嘉禾
鐸丙辰春得丁君子復觀其文詞識力蓋彬彬乎蘄至
於古之立言者既而攜其里敬齋先生所輯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以示予往復久之而後知其平時
之所相與寢饋而講討之者固不誣也丁君與先生爲
忘年友知先生最深先生不于榮於時不祈名於後而
獨於古今載籍勤勤搜討若病僕之於蟬九方歎之於

馬年踰七十矣而齋居一室朱黃並下嗒焉與萬化俱
融豈所謂淵然寂然以日以年舉人世功名富貴成敗
得失一不入於其胸中者非耶近代文均有選而於本
朝尤加意焉亦當世得失之林也嘗自言其去取之意
大率取其有益於人有用於世有補於修齊治平而其
文復絕工可令人往復不厭者空談心性者不與焉臚
陳故實者不與焉一切庸俗之論譎張之辭盡行剷除
嗚呼持是以論天下文盡之矣每歎古今文章之病立
一說不顧有益之與無益有用之與無用文勝其實中
無所見究竟文亦何由勝談心性病虛妄矣臚故實病

友離矣其庸俗詩張之病或且至於蔽陷離窮而不可究極此無他所以游之乎詩書之源者無其學所以行之乎仁義之途者無其養心未能怡然漠然於天地民物變化云爲之故而欲怡然漠然於手口之間必不能也觀先生斯鈔其亦可以見其概矣諸家文體之奇正醇肆鈔中論之特詳丁君復屬序於予又何如即先生之所自言以弁先生之所手輯使夫人伏而誦之尤得其要也耶嘉慶元年秋七月泰順會鏞序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總目

歸安徐斐然鳳輝輯評

同學 諸子參訂

南昌王氏猷定字于一號軫石選貞生文十三首

崑山顧氏爰武字寧人號亭林諸生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儒病不赴文十二首

商邱侯氏方域字朝宗號雪苑順治戊子貢士文二十六首

宣城施氏閏章字尙白號愚山順治己丑進士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儒

欽取二等四名改官翰林院侍讀文十三首

寧都魏氏禧字冰叔一字叔子號勺寔諸生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儒

傷病不赴文四十七首

吳江計氏東字甫草號改亭順治丁酉舉人文六首

長洲汪氏琬字茗文號鈍翁一號堯峰順治乙未進士召

試博學鴻儒 欽取一等十九名 改官編修文三十七首

睢州湯氏斌字孔伯號潛菴順治己未進士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儒 欽取

一等十八名 官至尙書 諡文正文七首

慈谿姜氏宸英字西溟號湛園康熙己未補薦博學鴻儒以諸生入館修史丁

丑進士官編修文十九首

秀水朱氏彝尊字錫鬯號竹垞康熙己未以布衣召試博學鴻儒 欽取一

等十七名 授檢討文二十六首

平湖陸氏隴其字稼書號三魚康熙庚戌進士己未召試博學鴻儒丁憂不

赴官御史諡清獻文七首

宜興儲氏欣字同人號在陸康熙庚午舉人文七首

無錫邵氏長蘅字子湘號青門諸生文十六首

遂安毛氏際可字會侯號鶴舫順治戊戌進士官知縣康熙己未召試博學

鴻儒文五首

嘉興李氏良年字武曾號秋錦諸生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儒文八首

澤州陳氏廷敬字子端號午亭順治戊戌進士官大學士諡文貞文五首

吳江潘氏耒字次耕號稼堂康熙己未以布衣召試博學鴻儒 欽取二等二

名授檢討文十首

鄞縣徐氏文駒字子文號丹崖康熙己丑進士文四首

錢塘馮氏景字山公號少渠監生文五首

桐城方氏苞字靈臯號望溪康熙丙戌進士官侍郎文二十首

臨川李氏紱字巨來號穆堂康熙己丑進士官總督文七首

歸安茅氏星來字崑宿號鈍叟諸生文二十一首

仁和沈氏廷芳字晚叔號椒園一字菽林監生乾隆丙辰召試博

學鴻儒欽取二等四名官至按察使文十三首

錢塘袁氏枚字子才號簡齋一號隨園乾隆丙辰試博學鴻儒亡

未進士官知縣文二十七首

計錄文三百五十一首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一

歸安徐斐然鳳輝輯評

德清徐秉愿恭生叅訂

軫石文鈔目錄

元日冒雨尋詩序

喬簡襄詩序

代宋遺民廣錄序

外孫袁子制義序

梁烈婦傳

孝烈張公傳

孝賊傳

寒碧琴記

義虎記

浙江按察司獄記

祭萬年少文

祭梁君仲木文



錢烈女墓誌銘

書軫石文鈔目錄後

軫石子少卽能文東南主壇坵者嘖嘖稱道之由是名聲藉甚軫石文不沿窠臼獨寫性靈其心花之所結撰徃徃情文相生沁人肺腑而骨節姍姍風神奕奕讀者有餐霞吸露之思焉當是時士競爲公安竟陵之文詭瑣俚碎或類於優俳者之所爲得此不啻撥雲霧而見青天也自後名流輩出咸知通經學古爲高先生其開風氣之先者歟

叢談 周氏亮工曰于一未嘗輕爲人落筆問應之不可迫以時日意之所至滔滔汨汨意所不至不復強爲有經歲不成一字者 王氏琬曰先生取裁左國模範大家至其自出機軸爲一家言雖韓柳諸公不能過而其沉雄閎肆激鬱纏綿類司馬子長 饒氏宇朴曰君文規撫歐曾而時出新意雅自矜重意所不欲輦致多金不顧也 愚按軫石寒碧琴記清雅紆徐風致頗近穎濱遺老其援引失實則漁洋駁之詳矣至李一足湯琵琶傳雖膾炙人口其實與雪苑馬伶李姬傳同屬諧體文字均非雅製不足存也 嘉興丁秀才子復曰余每讀軫石文見其喜亦喜見其哀亦哀忽不知感嘆之

何自而生涕泗之何自而集也。然或雜以蕪穢，至有不
堪寓目者。何歟？有極賞湯琵琶傳，謂得龍門之神，為集
中第一佳構，竊所不取。此選蕪穢盡去，精華畢露，軫石
何幸而得此知已也。

軫石文鈔

元日冒雨尋詩序

趙子孟遷有詩癖。每酒酣不平，遇山水友朋，必叱咤跳
擲，不吟詩不已。歲除天臘，則例有紀自以為詩，歷不求
工也。壬辰上日，款扉南見，不交一語，投以除夕詩，即
反走。予曰：何為？趙子曰：趁此日尋吾詩所在。予曰：安在？
曰：吾詩在梅嶺蜀岡一帶。十五年委棄於此，幸今遇之。
他日名山物，無失也。去山北門之梅華嶺，嶺旁為史相
國墜衣冠處，拜而去。會天雨，倉皇走斷烟荒草間。左右
四顧，執樵者問曰：若知臨皇一片土乎？樵者曰：客何為？

者告之故樵者笑趙子亦笑於是具告以寶城迷樓瑩苑平山諸勝且爲指點前代戰壘及興亡之事趙子且悲且喜仰天大叫顧其僮曰安所逃雨乎雨左則袂障以左右則障以右卒一一至其地次第憑弔而歸行市水從頂下口哦哦不休途之人咸目之莫測其故也次日示予草備述其贈登彞詩狀王子曰詩之於人不可已已也如是夫凡人所爲必其不可已者而後傳趙子可已而不已其中必有獨得者存而工者顧失焉趙子傳矣作歌以贈之

喬簡襄詩序

今年秋余避亂於高郵之盧堡飢驅至淮寓閭子再彭嘉樹軒時烽火達淮泗韓侯臺前馬矢塞斷又時傳湖水稽天將穿屋老穉棲浪頭旅魂數驚忽疽發賴友朋周旋得強飯而喬子簡襄尤朝夕餽問不少間私念士亦惟知己爲足重耳一日晨起喬子叩扉執贄北面長跪以請余貽暱謝不受既不獲辭久之喬子錄其近詩以質余曰吾知子之詩矣人倫相與以情況乎而莫真於患難之際三百篇情之祖也北風雨雪攜手同行者彼何人與邗衛之不恤旌葛譏焉然讀其詩雖至瑣尾流離不忍遽絕而其旨仍歸於和平此古人之厚也世俗偷

薄。至今日極矣。余與喬子處戎馬崩騰之日，驚心灑淚，俄刻萬狀，有骨肉不能自保，宗黨至相隱辟，而喬子乃勤勤懇懇，未嘗一日暫離乎前，其孰使之。此其中有必不可已者存焉。不可已者，山川所不能阻，劍戟所不能奪，謠詠排擊所不能撓亂，何者，水濕火燥，天地之經，雖蕩鼎浴淵，而性終不變也。聲詩之盛，至今日抑又極矣。間有鏤心剗腎，詞雖工而余誠惡其中之薄。可已而不可已者，喬子深情內蘊，翰困盤鬱，發而為言，如人之歌哭，情至而莫能自喻。余是以未讀其詩而知其工也。語云：事變之來，未知所移。喬子益展其才，將必有大過人者。余序喬子之詩，特有感於一時患難知己之情，而亦以使天下之讀喬子詩者，明作詩之有本也。

代宋遺民廣錄序

程篁墩輯謝暉羽鄭所南十一人詩文傳於世，題曰宋遺民錄。李子讀而廣之，為之序曰：嗟乎！此皆南渡傷心之士也。夫自建炎迄於祥興，中原血戰，其間一百五十三年，興亡之故，不具論。歷數將相，以及仗節死義之士，其行事俱載之史，而遺民不少，概見何與。蓋一代之史，成之易，世其史官，皆尊崇本朝，有所飾於彼，則有所漏於此，而宋史為甚。延祐天歷間，朝士不知義例，屢詔而

不成。至正二年，使脫脫輩為之裁定，他人不足道也。歐陽元呂思誠之徒，豈不知統緒之所在，而乃以三史比於晉南北諸朝之例，致使崖山向漂之孤忠不盡詳於正史，而一二稗官野乘猶能傳之，嗟乎！彼遼金之臣，不知宋之君父，而況於遺民乎？甚矣篁墩之有功於宋也。雖然，遺民數子，當國家顛覆之時，雖未享高爵厚祿，猶是宋之民也。篁墩身非遺民之列，而又時當太平，無麥秀黍離之感，何至毛髮上指，涕泗交頤，傍徨嗚咽於殘編斷簡之中，豈非以忠義之在人，固不隨世運為存亡者耶？吾歎篁墩之有功於天下，又不獨宋也。余不幸不

當篁墩太平之年，又不能效宋諸君子，傾貲赴難，瘞骨納餽之義，竊自愧焉。因思少而讀書，有志纂脩宋史，以繼先文定之志。迄於今，白首荒邱，仰視蒼天，寒慄不敢一語，而老病復作，徒以區區之心，附諸君子，以不朽後世。豈無明其故，十若云自以為功，則傷心之士，更有不可言者矣。

頓首低徊，具體廬陵，駸駸乎有太史公神韻矣。

外孫袁子制義序

乙酉金陵不守，總督袁公督師下九江，遭變被執京師。余以納餽收骨，故問道北行，已而公死，節三忠祠，公子

一藻間變奔封道死乱兵蓋予婿也先是癸未公罷江督挈家之金陵余自廣陵省公吾女抱外孫甫二歲隨別去余飄泊江淮十餘年回首里門欲歸不得思吾女而不見輒嗚咽不已因念外孫昔在襁褓欲想像其笑啼面目不復記憶亦可悲矣丁酉秋老友兩公忽緘其文寄余乃知垂髫兩髦已能自立余持之不知為制義也蓋如閨王哀蓼莪之慟焉益又深余桑梓之感也雖然亦可以見公父子之有後而忠孝之食報於子孫不衰也書言堂構詩稱燕詒余老矣尚幸於公父子見之

軫石老人題於金陵劍臺之寓齋

梁烈婦傳

烈婦張氏清苑梁公以樟妻也父為四川布政國銳母李氏烈婦生有至性識大義庚辰公以進士授太康令明年調商邱時賊犯開封所過糜爛商邱聞賊逼境咸惶懼公接行城堡脩守禦拓成邏凡砲弩之屬無不其數單騎走風雪中拊循士卒烈婦窺公憊輒廢食泣下慰勞兼至當是時朝廷屢詔督撫殺賊而督撫及諸將畏賊不敢戰倡議招撫廷臣又各持門戶封疆益壞郡縣守令多儒生不習兵事聞風則棄城逃匿甚則奉珪綬以降公憤甚語烈婦曰吾為天子命吏誓必滅賊與

具說其

城存亡烈婦曰諾第目公佩刀名奮衣而起壬午春三月闖賊李自成合袁賊羅賊眾數十萬攻商邱公乘城距守既夕冒而進拜辭其父中議公主與烈婦訣曰城且陷倘陷我必死知汝亦必死左右皆掩面泣烈婦亦泣指所居樓示公曰尸我於是命老僕楊材積薪環其樓且告曰若城朝以陷則火朝以舉夕以陷則夕以舉毋遲我死公冒而出呼守陴者發砲石頗擊傷賊賊稍却烈婦傾囊裝市牛酒以資軍賞垂五日賊攻益急仰射人人頗死鼓音四面不止相驚以賊至人馬蹙蹙遂城走夜過半一城傳呼曰賊入公嬰城以戰賊刃公仆

地烈婦聞之驅婢勝登樓曰吾夫死矣若等從我死毋苟活遂衣平時日衣係環於梁將自縊呼楊材舉火材哭不忍發烈婦厲聲叱曰汝忘爾主訣別時而肖之耶賊至等死少延使我不速死汝罪莫贖矣材伏哭叩頭舉火烈婦死三十餘人從死其慷慨赴義如此一子燮方九歲隨烈婦登樓火熾哀號欲中老嫗急掖之曰主人惟此郎幸得脫歸以後梁氏從樓上推墮兒僕王政負兒逃是夕邑民求公亂屍中救之越三日甦而烈婦則死矣商邱人相與感嘆立烈婦祠春秋祀之至今不絕也

論曰商邱古睢陽地。今人過雙廡。每歎歎留連不忍去。以爲張許猶生云。越千年而烈婦出。與之比烈異哉。其邑人言昏夜嘗見白衣人盡樓址間。則烈婦固不死也。予與梁公善。恒述烈婦生平。孝敬勤儉。輒嗚咽。茲不具論。論其大者。

孝烈張公傳

公諱清雅。字玉楚。世居潛山縣北鄉。父純。吾公生三子。長卽公。次清憲。次清案。皆業儒。公貧而力學。累試輒不售。立塾授生徒。嘗截竹爲筒。每食必念父。乾饑脯饑藏諸筒。袖歸以進。年三十一。清案死。公晝夜哭憤。以頭觸

柱。遂眇左目。人皆敬之。其家在城北白玉澗之濱。距城八里。崇禎十年。獻賊焚殺北鄉。舉家遷頭寨。長子超載同清憲居城。授經。公力勸父避塞上。父不可。時年八十矣。公乃借幼子超藝侍朝夕。外報賊勢急。父病將革。命公攜超藝去。公痛哭披髮起。父瞋目曰。吾恨不能殺賊。同畢此命。言未訖。氣絕。猶視公。公抱父痛。幾隕。復甦。超藝同僕雲滿。從窗中昇棺。具衣冠以殮。賊將至。滿趨公去。公擗踊。叱曰。吾身親身也。肉未寒。而舍之去。將安歸。汝從超藝伺澗中。倘焚廬。吾以身殉。滿曰。滿年七十餘。敢惜死。願守棺。煮茶待賊。公從之。於是蹲伏梁隅。超藝

匿廁舍賊擁入大索不得欲開棺滿捧茶叩頭乞免賊
童笑將加刃一賊曰徐之老僕尙知禮一賊抽刀逼其
喉口出汝主貸汝一賊裂布拭膏繫竿首將舉火滿仰
屋晚公公從梁間墮賊大驚斬棺公撫棺哭以兩手覆
棺手斷血濺賊手羣賊笑賊怒砍公仆地超藝聞殺公
從廁旁躍出泣求代將伏公背賊舉刀碎其首父子死
焉超藝死年十六英爽不羣賊悔而憐之相與移棺中
堂以草覆公父子屍而去有頃後堂火發滿登屋以帚
漬水撲之火滅越三日賊盡去滿泣告鄰人乞兩棺殮
其主屍長號不食死

孝賊傳

賊不詳其姓名相傳爲如阜人貧不能養母遂作賊久
之爲捕者所獲數受笞有司賊號曰小人有母無食以
至此也人且恨且憐之一日母死先三日廉知鄰寺一
棺寄廡下是日召黨具酒食邀寺中老僧痛飲伺其醉
昇棺中野負其母屍葬焉比反僧尙酣卧也賊大叫叩
頭乞免僧驚不知所謂起視廡下物亡矣無何強釋之
廡後不復作賊

軫石子曰嗚呼民不幸生於叔世不得已而爲盜賊此
上焉者之罪也苟遇良有司爲之給其衣食殯葬之資

教之忠義其民可使也至窮而作賊豈不悲哉雖然賊
○蘓○舍○無○盡○
而孝可以傲矣

壁筆如鋒鍊金成液臨川勝處

寒碧琴記

余幼嗜琴聞四方有蓄必造觀然佳者往往不多見余
論琴頗與人異審其質以考聲而知陰陽之所自生察
其形以驗氣而知清濁之所由出故琴之有當於余者
百不得一二癸巳春楊公木于來廣陵聞蓄琴甚善過
公求觀啟其函則鏗然石也公曰子識之乎此蘇子由
之寒碧也子由有寒碧琴說子爲我記焉昔子瞻爲登

州司戶叅軍子由省之攜琴游大海舟覆琴墮海後高
麗人得之獻其王王視爲蘓氏物也藏之數百年迨明
崇禎間高麗困於兵請援上遣總兵黃某帥師救之高
麗戴天子德意而以黃帥之有勞於其國也奢予甚腆
瀕行復贈以琴遂復還中國其後黃帥道淮上總漕路
公問之易以良馬不可黃帥沒其子辟亂懷琴渡江至
金山問北兵南下益惶懼匣琴係以鐵繩墮郭公墓下
沉諸江者三年黃子有姊甚貧困者姊曰吾無能爲姊
計有先人之所寶者足朝夕矣乃告以琴所在遣人取
之其姊謀而售焉王子曰茲琴也失於海沉於江淹於

文言清○符徐風致○近

國朝廿四家文鈔卷二 義虎記
屬國其瀕於危者亦屢矣幸而復於中國使又下幸
而終於擊劔負販之徒無寧其在江海也而今得公而
託焉公其母易視此石之鏗然者也公日諾吾將歸而
藏諸南岐柴陌之山矣琴長三尺四寸濶六寸缺兩足

義虎記

辛丑春余客會稽集宋公荔裳之署齋有客談虎公因
言其同鄉明經孫某嘉靖時爲山西孝義縣知縣見義
虎甚奇屬余作記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多虎一樵者
朝行叢箐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臥穴兩穴如覆釜
三面石齒廉利前壁稍夷高丈許薛落如溜爲虎徑樵

踴而壓者數傍徨壁泣待死日落風生虎嘯踰壁入
口銜生糜公飼兩小虎兄樵踣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
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臥樵私度虎飽朝必
及昧爽虎躍而出停午復銜一鹿來飼其子仍投餒與
樵樵餒甚取啖如是者彌月浸與虎狎一日小虎漸壯
虎負之出樵急仰天大號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拳雙
足俯首就樵樵騎虎騰壁上虎置樵攜子行陰崖灌莽
禽鳥聲絕風獵獵從黑林生樵益急呼大王虎却顧樵
踣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導
我中衢吾死不忘報也虎頷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視樵

樵復告曰：小人西關窮民也。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豚。候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饗。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迨歸。家人驚訊。樵語故。共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寃入西關。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開柵。矛挺鏡弩。畢集約。生擒以獻。邑宰樵。弄救告衆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等無傷。衆竟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樵曰：請驗之。如許。願受笞。官親至虎所。樵抱虎痛哭曰：救我者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赴約。入問。耶復點頭。我爲大王請命。若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言未訖。虎淚墮地。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嘆息。官大駭。趣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一尾。大嚼。顧樵而去。後名其亭曰義虎亭。

王子曰：余聞唐時有邑人鄭興者。以孝義聞。遂以名其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獨鍾於茲邑歟。世徃徃以殺人之事。歸之猛獸。聞義虎之說。其亦知所愧哉。

浙江按察司獄

浙江按察司。故宋岳忠武第宅也。獄在司左。相傳萬俟卨承秦檜意。置此以禁忠武者。旁有井。蓋忠武女持銀瓶投井死。後人謂之銀瓶井。云。丁亥。余友朱子以事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

繫獄久之得釋為余言天下之獄未有慘於此者始入

獄卒導罪人至獄司前索金故事罪人入見獄吏無重

輕皆輸金卒如之又推罪人有貲為牢頭者主進焉而

後掠其私謂之常例錢金多者雖重罪處淨室或自構

精舍以居否置一獄名套監周遭樹木柵地穢濕覆以

腐草鬱蒸之氣是生惡蟲罪人械而大卒持其兩手繫

柵上使不得便須臾蟲觸人氣百千攢集人體自耳鼻

緣入衣被凡屬有竅蟲滿其中經晝夜雖壯夫生者十

不得一二折而下一徑黝黑盤曲深切突有石門

司之門堅重啟之聲似吼陰風颯颯從內出炎暑當之

股栗中多積尸臭達門以外罪人既入獄卒閉兩門邏

者僅存一竇通勾屎白晝鬼鳴嗚狎狎立人前強有力

與之角眾鬼來人力不勝則立斃庚子萊陽宋公荔裳

分守浙東余適游會稽以此告之公曰明天順間吾先

世御史公諱徽者嘗臬是邦矣廨旁有廟祀銀瓶女祀

之日例拜女一日自念我朝廷執法吏乃屈膝女子耶

命擇日改廟他所甫鳩工忽空中見女子持弓矢射中

背頃之疽發余聞之作而嘆曰有是哉以一女子死四

百年而英爽赫奕如是况忠武乎夫忠武嬰賊臣之害

亡宋社稷迄今過其墓者見賊檣之像樵夫牧豎猶爭

國朝十四家文抄卷之三十一
擊之胡至陵谷屢遷而以幽陷忠武之奔爲獄卒賈利
之塲爲之吏者若之何仍其地而不思所以廢之去歲
除夕前一日朱子沒余悲良友之不可作而有感於其
言也今年春宋公將之任按察司公仁者既嘗道其先
世事於其行也爲之記以貽之辛丑元旦書

祭萬年少文

維歲在壬辰夏五月萬君年少卒於清江浦之邸舍其
年家友弟王猷定寓廣陵聞計欲往弔牽於事不果越
明年癸巳秋八月君之子舉君柩歸彭城定抱疴不獲
工爲文辭謹齋辨香造君之草堂而哭焉其言曰嗚呼

君死矣夫君死人吾夢者三焉每夢知君之死涕淚嗚
咽不自勝覺而猶依稀幅巾布衲其笑語有莊者諧者
有荒唐而莫解其故者此何莫非疇昔之情靡境弗造
而吾經年不得一展拜禪旁似乎人情之真反不如夢
誰實爲之嗚呼忍言哉萬歷之季予先人與君之先人
同舉於鄉復同官御史予多君五歲先君謂予曰萬氏
子才汝識之迨庚午君得雋予始遇君於淮而兩家之
先人已下世君方盛四方交出入車從甚都是時齊魯
方苦寇君慷慨抵掌談天下事何壯也不謂十年而天
之所爲遽若此君能以無死耶曩者乙酉之役君之爲

生亦岌岌矣。當是時，余赴友難，竄身燕薊間，已孳妻孥，涇上顛毛種種，羸瘵非人，而君亦緇袍草履，曾見似不相識。久之，乃執手相勞。日子爲故人良苦，自是每過韓王臺下，必造君之浦，委巷春泥，茅堂秋草，不留連不已。酒酣則徜徉於黃河之岸，望故壘，聞水聲濺濺，雄心激盪，相與狂吟，大叫世俗之人，鮮不能。王子貧而乞食，何乃猖狂若是，而不知王子苟非是將不活，苟舉人世可悲可憐之事，藉君以少寬焉。及予再遷邗上，求一髻鬚君之聲音笑貌，而不可得，予以是歎友明之難也。去歲君自吳歸，訪予故居，止君宿君，倉皇且出關，請朝借歸。子元恭來就朝食，維時四月廿日也。予見君脾病頗達於面，豈意未幾而君之蒼頭至，忽報君死，竟以此日成永訣耶。傷哉君學道人也。浮生百年之夢，腐而不足道，何懼何榮，而介介此手所可傷者，吾儕老人，生無井里，所墓之樂，而又畏見一切後來功名之人，惟是二三遺老相與談，洪荒海外之事，以送餘年，而今亦並奪之去，使人寂然如日行陰雪中，仰視蒼天，謂之何哉。至於君有子，足以光君之業，君之文章，天下後世必有能傳之者矣。俟予言，嗚呼，尙其饗之。

祭梁君仲木文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六
戊戌秋七月廿六日南昌王猷定聞清苑隱君梁仲木
之喪往哭之寶應越明年二月朔日乃具酒脯爲文以
祭而告於其靈曰嗚呼吾年六十而君死君死前一年
李子小有死劉子西佩死吾弟子展死老人飄流江淮
十餘年憂危窮蹙賴以朝夕者一載頓盡北望涇河相
與揮淚弔數子之魂獨君兄翁耳何今一旦而君又死
傷哉初丁亥春予自京師來寶應君在越中公狄爲予
言君與海內賢豪游旣從其司馬公馳驅王事及佐弟
戎行孤城血戰時心竊壯之迨相見言昔年收石中原
河北義士事不就酒酣擊柱髯戟張靴頓地起余旣悲

君之志自念未卽衰與君兄弟風雨鷄鳴從容抵掌論
天下事尙未至潦倒無用於世而余忽忽遂爲六十人
天下事已可悲已又孰意君遂從而逝也丁酉六月聚
京日登甘露山頂各賦詩是夕君被酒狂呼嘔吐終夜
及旦予舉賓筵之詩相勸謂吾輩皆老年宜自愛君起
揖曰子古人哉去越半載聞君困江上明年元日泊舟
邗關予往視則不發寒噤擁被強謂予此遊良苦爾時
吾憂君之病而深悲行路之難也嗟乎上不幸而生斯
時以絕世雄畧旣潦倒無用於世世遂目爲賤士使可
免饑寒蓄妻子不亦甘心老死無悔而勢有不能則不

得不妄想昔人上書卿相柔靡其骨冀沾升斗內顧不
○正○可○恨○勝愧恥而世之卿士大夫方輕肆得志以賤士危亡呼
○真○正○可○憐○吸之歲月供其優游笑傲奈之何其不窮且死也君已
矣生平雄畧徒付有心者之一嘅而余知君之深雖一
時慷慨抵掌言天下事然閉戶宴坐讀老氏周易見人
病中戀戀兒女態嘗竊笑之其於性命豈無得而然耶
如是則君方與小有西佩子展含笑於地下所可悼者
余與公狄白首孤癯形影相弔既傷同氣復勸友生述
君行事以表章於世而吾兩人身世離合之感益不知
其所終矣嗚呼痛哉

錢烈女墓誌銘

楊州有死節而火葬於十忠貞祠南十五步為鎮江錢
烈女之墓烈女死明宏光乙酉四月二十七日五日乃
火以家於忠貞祠即其地為墓當其死告於父無葬此
土以口投火父如其言南昌王猷定客揚州與里人談
乙酉事輒為詩文弔之歲丙申春其父乞余銘痛哭言
日吾老人無兒自吾女死而老人不欲生也城破督師
○此○大○頭○腫○說○來○好○史公率兵趨東門女決其必死已持刀欲自剄余挽其
手積薪以焚余又奪去結纒絲絕纒又斷余皇急不知
所出不得已乃予以藥日汝姑覩緩急可也猷定為之

感泣時賓客聞者皆流涕又言曰嗚呼吾老人十年以來頭童然究且盡而視聽茫然而肝肺崩裂如沸如屠然每憶吾女吞藥不得死吾老人不知生之可戀而死之可悲包兵入以戈刺床下數刺數抵其隙乃去不知女反匿床下藥發喘不絕余與老妻抱之痛強飲以水不死女泣謂余曰兒必死無緩兒為也兒受生養十六年父母又無男兒不能與父母相養以生相待以老俾至於終身而今使父母收我骨日不瞑矣父老祖宗之不血食家世江南當與母勉圖歸計耳時注水庭中立起以頭投水水淺自頂以上不及頸余力持之起自墮

口瀉水如注是時有甚門外馬蹄踐血與泥聲濺比屋殺人焚廬火四起夜女以紙漬水塞口鼻強余手閉其氣令絕余心慟手不能舉又解衣帶強母縊之母倉皇走出聞足擊床閣閣嗚呼死矣猷定聞益悲忍不銘烈女名淑賢父為鎮江錢公應式母卞氏公善醫活人者眾女死後受兵挺刃數十不死兵縛公欲殺以手格之皆仆地反得免十時病甚亦受刃久之復甦人以為女之陰助云銘曰

三光絕一炬烈后上爭之士欲裂瘞爾於忠貞之旁麗重離以照四方之缺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二
恣肆生動直逼史遷竊意此等文配甫且將望而却
走矧勺庭若文諸子耶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二

歸安徐斐然鳳輝輯評

石門顧 修敏堂叅訂

亭林文鈔目錄

郡縣論一

郡縣論二

郡縣論三

郡縣論四

郡縣論五

郡縣論六

郡縣論七

郡縣論八

郡縣論九

與友人論學書

與友人論門人書

初刻日知錄自序

書亭林文鈔目錄後

先生之學天地人無所不通而經濟之才尤古今所罕有所著日知錄大有資於治道而天下郡國利弊書暨肇域志尤學者所當深考也生平耽爲文人以文爲戒予錄其寥寥數篇而行己之槩用世之畧亦昭昭若揭矣

叢談 潘氏矣曰先生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畧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迄不得試窮約以老事閔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又曰先生邃於經術而又洞達世故所著書自經籍圖史方輿音律下至名物器數元元本本至精至悉有功後學 先外祖聞諸竹垞先生曰吾所見天下績學之士實繁有徒然皆江淮河漢之量若夫挹之而靡窮探之而莫測毫無涯涘者其海乎惟亭林足以當之外祖錢氏諱瑗字又持桐鄉人竹垞先生之女壻也有昀亭詩集詞稿行世 先子郇城先生曰宋之鄭漁仲馬貴與王伯厚魏鶴山最稱淵博以亭林擬四先生有過之無不及也 丁秀才子復曰日知錄曰文須有益於天下文不貴多立言不在一時又曰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况遺其神理得其皮毛者乎讀先

生文所謂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
四者之外置不復作起衰之力功不在韓子下亦豈僅
在文章也哉

亭林文鈔

郡縣論一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爲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衰
然則將復衰而爲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九篇寓封建之
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蓋自漢以下之人莫不謂
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
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建之廢非一
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衰而爲郡縣方今郡縣之敝
已極而不爲之所焉尙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
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何則封建之失

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入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士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為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能給以得代為幸而無肯為其民與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在此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儆可

以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郡縣論二

規制井井責在可行
 其說曰改知縣為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必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其初日試令三年稱職為真又三年稱職封父母又三年稱職璽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老疾乞休者舉子若弟代不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既代去處其縣為祭酒祿之終身所舉之人復為試令三年稱職為真如上法每三四縣若五六縣為郡郡設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詔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撫司道悉罷令以下設一丞

國朝七匹家不金名二
吏部選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補令丞以下日簿日尉日
博士日驛丞日司倉日游徼日嗇夫之屬備設之母裁
其人聽令自擇報名於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爲之
令有得罪於民者小則流大則殺其稱職者既家於縣
則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爲縣合者不得遷又不得歸
其身與縣終而子孫世世處焉不職者流貧以敗官者
殺夫居則爲縣宰去則爲流人賞則爲世官罰則爲斬
絞豈有不勉而爲良吏者哉

郡縣論三

何謂稱職日土地闢山野治樹木蕃滿洫修城郭固倉

廩矣學校興盜賊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則人民樂業而
已夫養民者如人家之畜五牯然司馬牛者一人司芻
豆者復一人又使紀綱之僕監之升斗之計必聞之於
其主人而馬牛之瘠也日甚吾則不然擇一圉人之勤
幹者委之以馬牛給之以牧地使其所出常淨於所養
而視其肥息者賞之否則撻之然則其爲主人者必烏
氏也必橋姚也故天下之患一圉人之足辨而爲是紛
紛者也不信其圉人而用其監僕甚者并監僕又不信
焉而主人之耳目亂矣於是愛馬牛之心常不勝其吝
芻粟之計而畜產耗矣故馬以一圉人而肥民以一令

而樂

郡縣論四

或曰無監司令不已重乎子弟代無乃專乎千里以內
之人不私其親故乎夫吏職之所以多為親故撓者以
其遠也至理使並處一城之內則雖彼之而有不可者自
漢以來守鄉郡者多矣曲阜之令鮮以貪酷敗者非孔
氏之子獨賢其勢然也若以子弟得代而慮其專蕞爾
之縣其能稱兵以叛乎上有太守不能舉旁縣之兵以
討之乎太守欲反其五六縣者肯舍其可傳子弟之官
而從乱乎不見播州之楊傳八百年而以叛受戮乎若

曰無監司不可為治南畿十四府四州何以自達於六
部乎且今之州縣官無定守民無定奉是以常有盜賊
戎狄之禍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不此之
圖而慮令長之擅此之謂不知類也

郡縣論五

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為天子為百
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聖人者
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精語名言而天下治夫使
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士
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其園窳

為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為田疇則必治之而勿棄為
 藩垣園苑則必繕之而勿損自合言之私也自天子言
 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變必
 不如劉淵石勒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
 之境也於是有效死勿去之守於是合從締交之拒
 非為天子也為其私也為其私所以為天子也故天下
 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
 以庶幾而况乎漢唐之盛不難致也

郡縣論

今天下之慮莫大乎貧用吾之說則五年而小康十年

而大富且以馬言之天下驛遞往來以及州縣上計京
 師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遞送文書及庶人在官所用之
 馬一歲無慮百萬匹其行無慮萬萬里今則十減六七
 而西北之馬贏不可勝用矣以文冊言之一事必報數
 衙門往復駁勘必數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賀之用其紙
 料之費率諸民者歲不下巨萬今則十減七八而東南
 之竹箭不可勝用矣他物之稱是者不可悉數且使為
 令者得以省耕歛教樹畜而田功之獲果蔬之收六畜
 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當倍益從是而山澤之利
 亦可開也夫採礦之役自元以前歲以為常先朝所以

閉之而不發者以其召亂也。譬之有窖金焉，發於五達之衢，則市人聚而爭之；發於堂室之內，則惟主人有之。門外者不得而爭也。今有礦焉，天子開之，是發金於五達之衢也；縣令開之，是發金於堂室之內也。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故曰此富國之策也。

郡縣論七

法之敝也，莫甚乎以東州之餉而給西邊之兵，以南郡之糧而濟北方之驛。今則一切歸於其縣，量其衝僻，衡其繁簡，使一縣之用常寬然有餘，又留一縣之官之祿，亦必使之溢於常數，而其餘者然後定爲解京之額。其

先必則壤定賦，取田之上中下，列爲三等，或五等，其所入悉委縣令收之。其解京日貢日賦，其非時之办，則於額賦支銷。若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然後以他縣之賦益之，名爲協濟。此則天子之財不可以爲常額，然而行此十年，必無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者也。

郡縣論八

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爲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爲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

里以內之人習其民事而又終其身任之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簡矣。官之力足以衛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謂養百萬雖或未必足然而虎狼於民間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愉快孰過於此。

郡縣論九

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其試之也。略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縣舉賢能之士。間歲一人。試於部。上者為郎。無定員。郎之高第。得出而補令。次者為丞。於其近郡用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為簿尉之屬。

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不識名於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倣漢人三府辟召之法。參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願仕者。則為人師。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於世者。其縣令得而舉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無失士矣。或曰。間歲一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競於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顏淵不仕。閔子辭官。漆雕未能。曾皙異撰。亦何必於功名哉。

郡縣論九篇。真正大文章。開物成務。體國經野。盍取裁焉。

與友人論學書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口之長問道於盲竊嘆夫
 百餘年以來之為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
 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
 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
 也則曰行已有恥其為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
 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為學
 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
 聖也恍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

學自曾子而下篤矣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

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

學者數千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

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

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

門弟子之賢於子貢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

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

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

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

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

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佞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佞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日行已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鳴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與友人論門人書

伏承來教。勤々懇々。閱其年之衰暮。而悼其學之無傳。其爲意甚盛。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招門徒立名譽。以光顯於世。則私心有所不願也。若乃西漢之傳經。

弟子常千餘人而位高者至公卿下者亦爲博士以名其學可不謂榮與而班史乃斷之曰蓋祿利之路然也故以夫子之門人且學干祿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而況於今日乎今之爲祿利者其無藉於經術也審矣窮年所習不過應試之文而問以本經猶茫然不知爲何語蓋舉唐以來帖括之淺而又廢之其無意於學也傳之非一世矣矧納貲之例行而目不識字者可爲郡邑博士惟貧而不能徙業者百人之中尙有一二讀書而又皆躁競之徒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五經則不願學語之以白沙陽明之語錄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其中小有才華者頗好爲詩而今日之詩亦可以不學而作吾行天下見詩與語錄之刻堆几積案殆於瓦釜雷鳴而叩以二南雅頌之義不能說也於此時而將行吾之道其誰從之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若徇眾人之好而自貶其學以來天下之人而廣其名譽則是枉道以從人而我亦將有所不暇惟是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時而興而君子之教人有私淑艾者雖去之百世而猶若同堂也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贈之同好庶不爲惡其害已者之所去而有王

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夫道之汚隆各以其時若為已而不求名則無不可以自勉鄙哉

初刻日知錄自序

炎武所著日知錄因友人多欲抄寫患不能給遂於上章闢茂之歲刻此八卷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足其中疎漏徃々而有而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猶未敢自以為定故先以舊本質之同志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日之得不足以為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挽回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刻者須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其無以是刻之陋而棄之則幸甚

日知錄內聖外王可以坐言起行真經世之良書也乃抱負又有不盡於是刻者此先生所以為絕代人豪而非房杜趙中令諸人所可幾及也○亭林與梨洲書云某自中年以前不過從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控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為山覆簣而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

本之計漸有所窺此書集中不載、梨洲思舊錄盛
秦川日夫以亭林之高識其始尙不免爲習俗所移
則天下之奇才而爲蟲魚風月之所汜沒可勝道哉
此學者之所以貴乎師承也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三

歸安徐斐然鳳輝輯評

嘉興楊 蟠旋吉叅訂

雪苑文鈔目錄

答孫生書

與任王谷論文書

萬孝子割股議

司成公家傳

吳伯裔伯允傳

徐作霖張渭傳

湯御史傳

陳將軍二鶴記

管夫人畫竹記

朋黨論上

朋黨論下

宦官論

太平仁義之效論

太子丹論

王猛論

南省試策一

南省試策二

沈季宣墓誌銘

郭老僕墓誌銘

贈丁棣序

贈宋子昭序

戴黃門詩序

陳其年詩序

送何子歸金陵序

代司徒公論流賊形勢奏

為司徒公與寧南侯簡

書雪苑文鈔口錄後

天子生才實難故夫子曰才難天既畀之以殊絕之才而其人肆力於古發露其才於文章自將絕後超前而

魯然於萬物之表商邱侯方域健於文者也與寧都魏禧長洲汪琬並以古文擅名恭聞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有云方域才人之文禮策士之文瑰儒者之文品鑒之精無遺蘊矣蓋方域步驟史遷而才足以達之故行文矯變不測如健鶻摩空如鯨魚赴壑讀之目眩魂驚令人嘆絕顧矜心作意而為之未能自然流出此其大較也雖然學史遷而得其嗚咽頓挫瀟灑神韻堯峯青門望溪諸君間有之矣若才情橫溢震盪雄奇直摩史遷之壘者則商邱所獨也吾里李大合集與吾翁爾駿深愛其文奉為枕秘今二人不

幸死矣於吾心有深痛焉

叢談 金氏左祖曰朝宗文已自成家情得名差蚤未暇鍊句耳 杜氏濬曰朝宗後出才俊而根柢不堅火色未老 周氏亮工曰朝宗初學駢麗之文壯而悔之規於大家其文卓然足自傳矣 陳氏之問曰王于侯朝宗之文其佳者尙不脫小說家伎倆豈足名家計氏京曰朝宗文加以石漱水便成波折差乏風水相遭之致耳 汪氏琬曰壯悔堂集中書策誌銘極多奇構寧南一書尤酷擬史遷可推近時作者 王氏士正曰近日論古文率推侯朝宗第一遠近無異詞 邵氏

長蘅曰朝宗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 宋氏萃曰朝宗文趨軼雄悍當者辟易如項王瞋目一呼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益氣勝也又曰奮迅馳驟如雷電雨雹之至颯然交下可怖可愕雪然而止千里空碧者侯氏之文也 許氏汝霖曰侯氏之文如天潢屈注滄海浮槎飄梗滅沒濤瀾 愚按竹垞謂南昌王猷定商邱侯方域學未成而早死于一年逾花甲不爲甚早朝宗死時年止三十有七使其不死寧無進境故其材未老其學未底於大成 叔于疑朝宗本領淺薄朝宗遊吳下將刻集七中文未脫彙者

國朝七四家文全卷三
三
一夕補綴立就如此苟且能免淺薄之譏耶 丁秀才
子復曰雪苑天才英發吐氣自華善於規撫絕去蹊徑
不異於古而亦不泥於古所爲傳尤長如司成公家傳
及兩吳徐張合傳淋漓頓挫得子長孟堅之神顧學不
速才理疎於法策論諸作專以氣行疎暢則有之深厚
則未也

雪苑文鈔

答孫生書

城附白孫生足下此見文二首益復竒宕有英氣甚喜
亦數欲有言以荅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媿僕
嘗聞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
也雖然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
止於闕非是則踢之躡之且泛駕矣吾寧知泛駕焉之
果愈於凡羣耶僕以爲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然
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幽莽之失此非多
讀書未易見也卽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倘識者所

謂道力者耶。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有餘於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於與負者哉。然則以其求之於僕者。而益誠求之於古人。無慮乎文之不日進也。嗚呼。果年少有餘於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爲者。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與任王谷論文書

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略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歛氣於

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於氣者也。歛氣於骨者。如秦華三峯。直與天接。層巖危磴。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烟曠星島。往七可自成一都會。卽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覘星立意。不乱。亦可自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峩峩於中流也。六韜選休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部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尙有小小行陣。造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

於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啣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為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豈不怪哉頃見足下所為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園暢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涉飄縷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馳遣當其間漫漶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听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辟如渴虹飲水霜筆搏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天矯足下以為何如僕十五歲時學為文金沙蔣黃門鳴玉方為孝廉有盛名每見必稱佳僕竊自喜又得同學吳君伯喬日來逼索盡日且酬和數首以此得不靡然皆從嬉遊之餘縱筆出之以博稱譽塞詆讓間有合作亦不過春花爛漫柔脆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近得賈君開宗徐君作肅共相磋磨乃覺文章有分毫進益賈精於論徐老於法三君嘗言此係何等事君不慘淡經營便輕率命筆僕佩其言不敢忘足下當行文快意時每一回思之必完此言之不謬也

萬孝子割股議

有言萬孝子割股愈其母之疾者或曰當事是宜請於上旌而表之或曰否若在會典余竊以人子至性純篤世不常有願格於禁例無以推駁極論裨益仁孝之化不可以不辨按全州孝子唐儼割其右臂啜父事與此相類姚太史涑論曰昔鄴人之對謂毀傷滅絕豈政妨義不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体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毛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死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况於一股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死者

然後旌功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視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其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听其所為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瀕於死矣是必萬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固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且以毀傷為非則韓子持論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且為之而况其餘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絕其身不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人子如唐生者

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嗚呼。姚氏之論至矣。孝於其親。古之所謂至德要道也。世衰道微。上之人不復激揚名教。而天下誦詩讀書之人。其平居既不能致身力養。少少自盡。及一旦危險有事。則又雍容澹漠。引文飾義。視等行路。類借口以為中道。宜爾賢者不敢過。其間有奮不一顧以赴其君親者。反以為詭且激。切切然議之。天顯烏自而悖。民彝烏自而正哉。夫世之切切然議之者。以其詭且激也。今有人於此。能說且激焉。而勉為一善。其明日又復為之。又明日又復為之。漬漸而為之。不止。則是終日而且皆善也。終日而且皆善。又安問其詭與不。詭與不。激哉。抑忘其身以事君。竭其力以事親。而必謂之詭且激。則世之誦詩讀書之人。所謂誠然而安。然者。果何為也。嗚呼。予是以賢萬孝子。或曰。孝子父為宿將。行兵有紀律。不妄殺掠。是其全人父子骨肉者多矣。固宜有合嗣。然則孝子生長戎馬之間。未嘗有所觀習。顧以至性純篤。反慕俗而振古行。非偶然也。當事雖為請於上。旌而表之可也。

司成公家傳

叔父司成公諱恪。字若水。年二十四登第。不肯仕。更讀書為詩賦。三歲而方相國從哲賢之。以為翰林院庶吉

士然立朝議論終不肯苟同方相國公性寬厚長者嗜
飲酒不事生產常家居其門下生董嗣謚爲郡太守宋
政林一柱之徒各宰其旁邑迭請間願有以爲公壽公
固閉閣不與通日召其故人飲酒故人稍稍有言及者
益拒却之更飲以酒數歲以爲常以故歷從官通顯矣
而析產不輒豐公爲詩推杜甫而洛陽人王鐸者後公
舉進士能爲詩既第家貧甚公更推薦之鐸以此得入
館後卒以詩名當世自唐杜甫沒大雅不作詩師佳然至明乃復
振如此推述豈非失言雖李夢陽何景明倡之得鐸益顯公之力也天啟間
公爲編脩而宦者魏忠賢竊政日殺修士大夫不附已

者公心重楊漣而與繆昌期友漣指忠賢二十四罪條
上之天子不能用反爲忠賢所害昌期亦坐死尋有言
忠賢二十口罪章者故昌期傳趨公代具藁忠賢大怒
坐幽室中深念欲殺公而其假子金吾將軍田爾耕顧
素知公進曰是人願以詩賦謬名公卿日而能書米芾
書翁必無意曲赦之耶忠賢仰視梁恩日影移晷不語
良久乃顧謂爾耕兒試爲我招之爾耕退詣公語故舊
因伴言我之遊魏翁者皆爲士大夫地也非得己者公
大悅呼酒與飲輒慷慨指當世事爾耕默不得語居數
日又詣公則益爲欬言伺公嬉笑飲酒酣乃促膝附公

國朝正史文少

耳言公且以揚繆故重得罪我為公畫計某月日乃吾

魏翁誕辰公自為詩書之言未得意公大怒推案起酒

有九美覆爾耕衣上淋漓爾耕低頭慙慙已而乃大發怒去

適南樂魏廣微者亦忠賢之假子也以大學士掌貢舉

而公為其下按官廣微心嗾公公所薦取士鄭友玄宋

政輒有意摧抑之以語挾公公力與爭曰人生貴識大

義怕豈^辭且夕一官負天下賢才哉語侵廣微而忠賢

里人子御史智鍊廉知之乃力劾公罷官忠賢積前恨

更矯傳上旨奪所賜誥而令公養馬公即日晚朝冠自

杖第出長安南門而其門下生二十三人者追止於盧

溝橋共置酒觴公公飲酣遽顧二十三人者曰吾歸矣

幸無醜顏以羞諸生諸生第識之異日有言諸生為好

人者乃吾弟子也字字誠不願諸生為好育二十三人者皆

泣下而宋致終工部侍郎仗節死友玄以御史直諫謫

當世名公為知人公既歸則益召其生平故人者與痛

飲不事事而里人鄉生者妄人也構小毀詭公謂若乃

養馬而我職弟子員冠偏冠公門下奴客愈欲歐鄉生

公大笑悉召之與飲皆醉上此語入飲酒淋漓滿堂元鄉生乃名官是時忠賢實欲

殺公不已曾誅死而公復起為庶子鄧生六懼更請公

汗浹背前匍匐謝公及大笑拔起之徐飲以酒一無所

問、鄧生亦醉、公為人、和易有容、不脩苦節、見人無貴賤、皆與飲酒、然遇有所不隨者、輒表形於色、屹不可奪、以庶子遷為南雍祭酒、太學諸生聞之曰、是故與南樂、相爭、鄭友立宋政者耶、願入成均、近萬人、明興三百年、未之有也、滿歲以病請歸、公生平善為詩、每賦詩、輒飲而前後慮天下事、有不留意、則又感憤、日夜縱飲、久之積病、竟以卒、年四十三、天下皆以公有宰相器、深痛惜之、崇宗七國失止島當崇禎二年、公之為庶子也、職記注有浙人溫體仁者、以不于自為書、訟言羣臣朋黨、得召對、對時體仁、餉挑語、著數、脫望、顏色、伏叩頭、為側媚、曲謹、狀、天子大悅、

起立以為相、公跪堀下、織悉疏其醜、而出、颺言於朝、體

仁病之、數曲懇公、願稍得改易、公固不肯、而謂人曰、體

仁之好過李林甫、而偽強介若盧杞、果執政、天下且亂、

吾所以颺言者、冀天子神明、一聞而感悟耳、體仁聞恐

遂言之、乃出公於南京云、初、文相國震孟為吳門孝廉、

年五十餘、老矣、以書請公於史館、公一見稱之、曰、子慎

自愛、終當輔天子、子必勉之、其後十餘歲、震孟與體仁

同執政、以爭讓、臣許譽、卿事不勝去、而體仁終相位者

八年、卒亂天下焉、公著遂園詩二十卷、李白成破宋、子

方岳從賊中收得之、負以過河、公六子、方鎮、方巖、方巖

方聞方隆方新而方鎮城破死有才名

吳伯裔伯循傳

吳伯裔者少貧有於舅劉格格長者嘗舉孝廉家饒於財數推與伯裔千金以此得讀書交遊天下賢豪伯裔淹通古今高自稱許夷然不屑也伯循少裔入夢而讀書與裔等郡人劉滂格之族也嘗聞格言二子當富貴乃以其孫女妻伯循而盡以其財產贈之伯循之妻亦賢輒出私財佐滂念實而勸循從伯氏學胤早舉明經爲鄉進士而伯裔淹蹇後丙子伯裔乃舉孝廉伯循亦迄不第伯裔爲人沉練英情慷慨負大志論者以其

出處在郭泰皇甫規之間爲文章原本經術歸於大家嘗簡忽其時人人以此憚焉其實憐才好獎引文士見人有一言善者未嘗忘也伯循風流文雅美鬚眉善書生平事裔如父其學亦皆裔教之惟爲詩稍輕不及裔其餘制作溫溫悉中矩度皆不及見用以城破死而其史漢後別出微旨正具史漢補遺父年七十餘兩目皆盲顧獨在賊去後伯裔婦程氏嘗使人僞爲裔循狀立於父前父輒以手摩之而喜既乃審其妄坐土坑上搏膺而呼曰裔循皆何往乎老人安歸乎哭大痛而無淚不絕聲三日亦以死程氏自乞木爲棺而葬之後其家求裔循之死處卒不得而賈開宗

日有孔尚達者，裔之同年生也。嘗從闖賊，見伯裔死時，以目視尚達，不語，其色不撓。而程山人自云：城破時，見兩賊以伯裔為官，繫而牽之。伯裔抗聲言：「奴乃以我為官，我即非官。豈從汝賊耶？」二賊更嬉笑諧謔，疾驅之去。噫，可哀也。裔字讓伯，循字延仲。後皆與徐作霖同贈官。吾弟清渠曰：此文如渴虹飲水，蒼隼摩空，轉瞬之間，無窮變化，須體玩其用筆不測處。

徐作霖張渭傳

交態無窮讀之且驚且喜真宇宙間奇文也
徐作霖者，有雋才，少不得志於有司，以入貲為諸生。張渭曰：朝廷歲一大縣補生徒百人，小者亦四五十人，每

歲取天下之士，且逾萬數，而作霖以費入，豈不異哉？張渭者，慕徐渭之為人，因名渭，自謂狂生，人亦狂之。使酒難近，獨推作霖。作霖短小精悍，高辭盛氣，過人皆以奴蓄之，顧謂渭善也。渭鬚繞其面，髮毳然，又騎馬折其左臂，常踞曲，類世之兒童戲繪以為真官像者。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袞袞不倦，為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好學深思，常偃仰臥，竟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為奇文典冊焉。會南昌萬元吉知作霖崇禎三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霖既就徵春官，而渭益落常。試居下，自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潘曾絃，曾絃取熟視。

曰子文誠善吾猝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
文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人大噪而郡
之薦紳先生亦有言渭實名士者久之乃復其故崇禎
七年甲戌作霖入對策言今天下劇賊窟秦蜀蹂晉豫
孔棘殆矣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
法恐天下亂傳冠得之以示文震孟共嗟歎署上第而
宰相温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霖復罷春
官渭亦且摧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友人曰吾馬周也天
下方有事胡不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况能知我或遂
怒罵其坐客或醉而哭坐客益以渭為狂作霖忽怒罵

曰若官貴子庸父兄餘業飽十數椀肉羹耳天下亂形
已成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固且暮死而謂渭狂何哉
舉坐酒皆醒而其友人吳伯裔吳伯循侯方域則皆哭
泣時方嬉遊脩春社於吳伯裔之家因憐沮不樂罷去
閱二歲而為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
其友侯方域口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
鬱鬱溷迫脅乎作霖必死矣後甲申宏光立錄中外死
者宗伯亦廉知作霖果死遂為請贈以為祠部郎而張
渭當城破時賊以刀砍之頤張且斷矣渭猶右手灑其
髯之血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頤徐步行口喃喃罵不止

又。一。賊。從。緩。至。所以。刀。乃。仆。而。死。涓。故。貧。饒。心。計。縱。橫。
術。立。置。產。逾。萬。而。其。子。後。鬻。於。市。僧。黽。獨。者。不。數。月。皆。
盡。無。所。得。作。霖。無。子。有。弟。作。肅。姪。世。琛。文。行。甚。高。人。見。
之。猶。想。見。作。霖。云。

侯。方。域。曰。嗚。呼。古。之。死。而。不。知。其。所。者。多。矣。其。懷。材。質。
者。或。不。得。見。用。於。世。而。傳。之。亦。異。又。足。悲。也。四。子。之。文。
學。不。具。論。以。余。交。當。世。之。縉。紳。先。生。以。及。知。名。士。未。有。
如。喬。與。霖。之。大。略。者。也。循。稍。文。弱。然。其。死。又。何。壯。也。涓。
乃。自。比。徐。涓。卽。禰。衡。何。足。道。哉。嗚。呼。而。皆。不。幸。而。死。矣。
由。今。論。之。豈。其。不。幸。歟。豈。獨。其。不。幸。歟。

此等文真得史遷深處

湯御史傳

湯公名兆京字伯閔宜興人也爲孝廉有於人抵法者。
賂以田求爲解之不應既而察其誣乃力爲解而却其。
田壬辰登進士第官豐城令豐城巖邑公下車期月立。
變其俗有巨盜范紹九者以都村爲巢穴劫掠袁臨吉。
贛之間令之左右皆其耳目輒捕輒先聞公則密計而。
單騎掩之擒紹九豫章數千里之患以平報最徵拜御。
史神宗皇帝將殺建言御史曹學程命公臨決公爭曰。
學程不當死必殺學程臣願同日死沈相國一貫傾其。

同官沈鯉大興妖書獄為羅織計屬會審公獨以其事
坐敎生光獄得解又嘗特疏請福王之國寢奪嫡謀公
為人孝謹和易事父母常為孺子歡與鄉人言訥訥不
出口尤不與公府事鄉人皆曰湯公長者及居御史則
慷慨言天下事數面折廷諍嘗論柄相煩天子譴責同
事者惶恐惴息汗下公意氣自如或今日譴責而明日
更言之公父家居歎曰吾兒向循循書生精彩今乃能強項
如此哉然性素高介當官則死其職過即澹然無軒冕
情已而念父歿母春秋高嘗稱病願家居凡三奉使皆
天子嚴督之而後行掌湖南道日給事趙興邦者數挾

太宰勢軒輕臺綱公連章劾之當是時元詩教趙興邦
官應震吳亮嗣人謂之元趙官吳比於四凶迭居要地
無敢撓者公視之蔑如也而辛亥京察朝官更力斥湯
賓尹及其黨鄉之麟韓敬尤為士君子所賴云初賓尹
有盛名羣小欲擁戴之為相賓尹尤鷙悍陰制朝權京
察未勝之前一日猶聚其黨招呼思有所挾持迨明公
獨袖出一單于吏部堂羅列賓尹狼戾狀當事者錯愕
公昂首曰今察典欲黜幽賓尹不黜誰當黜者賓尹故
不識公一日朝會問人曰孰為湯伯闕人指示之賓尹
悚然既寤而歎曰吾目莫身生動中空無人向獨睹湯公意動今

果為所中矣先是沈一貫欲殺天下賢士大夫分立門戶報復私怨傳至審尹為高弟子卒未及有所為而敗其後屢起屢什又四十年至思宗任溫體仁其黨始得志則前此持之者公力也公以論太宰趙煥擅權掛冠歸病卒年五十二後天子知其賢常思之贈言太僕卿侯方域曰余王父與湯公同朝為言官既老致政每見朝廷事有得失輒歎曰今言路無湯公卒無言者矣又言有僧達觀者善言佛法居京師公卿見者皆膜拜李太后方好佛常取達觀所喫水入宮禁謂之法水湯公為御史大怒捕達觀痛笞之繫獄以死嗚呼公真龍麟丈夫也哉

陳將軍二鶴記

沙隨李氏有二鶴焉參之有年矣李氏宦於湖湘之間蓋載其室帑與其財貨器幣以行而遺鶴陳將軍者聞之而歎曰鶴之不遇也有如此夫顧謂其門下客有能如鶴者子其偕之以來乃遣使者唁之而告以其所以待鶴者明日而使者返又明日而鶴至至則館於其堂之廡召匠氏新其宇焉而命執事者致饌必專必潔是日也考鐘伐鼓陳清商之樂大讌其客於堂上享其士於堂下曰吾以慶夫鶴也酒方酣其從事劉子曰昔燕

昭王築黃金之臺以好馬也而馬果舉至今公之所以
延鶴者至矣將華亭之大姓遼東之貴族吾且見其引
領接翼而至也雖然公帥臣也職在選鋒而養士以佐
天子開疆土除暴亂不宜以山林隱逸之事自近若移
其所以養鶴者養士庶吾軍其振乎侯子曰甚哉子之
聞於養士也夫鶴者天下清虛之物也寡欲而省費故
可以高人隱士之禮致也世之戰士皆驍雄勁悍之徒
彎弓陷刃目不瞬而色喜吾一旦欲得其力而効之於
死是必閒居則美妻妾厭梁肉六博羣飲仰天而歌鳥
鳥養以有餘之財而作其感恩之氣然後報其主而不
叛吾未見其可以虛歎致也故子之帥以其養鶴者養
士吾烈士之聞風而來者將掉臂而去也甚哉子之聞
於養士也將軍大悅避席再拜曰敬受教微公之言吾
幾失士矣顧謂二鶴舞而脩觴因相與劇飲皆大駭堂
有無窮之樂也
下之士有泣者

管夫人畫竹記

曹州余尉出畫竹一軸以示余曰此元管夫人所作也
出目大肉明亡後於燕市而得之嗚呼余聞畫畫之在
大肉也中貴人掌之玉其情而金其緘而猶誌之以別
璽曰秘閣之寶今出目天子之宮而入尉之手廢興之

故可以感矣。然方其在大內也，雖玉櫝而金緘，而天子
倦萬幾，或終歲不觀。眼則妬寵工媚者，各趨而前，書畫
不能以其落莫爭也。雖中貴人掌之，而彼日徒營爲酒
食，醉飽則鬪雞馴貓，亦不知觀。而天下之文雅鑒賞者，
固難欲觀之，而秘閣禁嚴，不能到也。是終無由見知於
世也。方且真偽雜而美惡溷，不過榮其外而已。尉乃鑒
之別之，愛之重之，與天下之有識者更拂拭而贊嘆之。
故天下之物有不必榮於天子之宮，而絀於尉之手者。
嗚呼！遇合之道誠難與俗人言也。尉又云：今太保米公
嘗見而欲得之，詭辭以歲久剝落，將入吳中求國工裝

之以獻。時尉方求補官，舍於太保之館，因遂逡巡以去。
其後數日，太保輒問曰：畫固在乎？曾求國工治裝乎？言
之而笑，尉終不獻。太保亦不更索也。嗚呼！尉誠高矣。若
太保者，不具論，倘亦所謂不會爲寶者乎？余嘗觀之，其
絹細密有堅致，非近世所能爲。竹蕭灑神韻，旁有石歷
落而遠，其爲管夫人作無疑。管夫人者，趙文敏之妻也。
文敏以宋宗姓仕元，爲顯官，今所傳者翰墨滿天下。豈
當時矜其而求索不獲，辭則抑文敏夫婦借以寫其彼
忝離離之感耶？何其有閒情而爲此也。然當時仕之以
顯官，矜其翰墨而卒使之消遺於藝事，不憂不戚夫

國朝五家文選卷之三
婦借老嗔。當時之所以待勝國者厚矣。凡此皆其可
記者也。余因爲之記。

風神駘宕，寄託遙深，味之無極，當是廬陵得意之筆。

朋黨論上

君子小人之不能不分也久矣。其能必成於小人，其罪必歸於君子。此二者相持不並立之勢也。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其小人之所以勝者，大率自稱孤立，其君子之所以敗者，必以爲朋黨。漢唐而下，凡于百餘年，以此始，亦以此終。若然者，何哉？蓋天下之事，未有可獨行而就者也。况以國家之大，而欲用君子以治之，必其度量

廣而才智博者也。必其耳目聰以明者也。勢必於天下○痛○快○淋○漓○相交接而後，人品之邪正可以洞然而無疑。又必於天下之中，擇數人焉，與之託緩急，共功名，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聲氣，察天下之議論，而使在中者相安，在外者無忌。其有沉淪者，則君子必薦揚之；其有清通者，則君子必羽翼之；其有誤遭網羅者，君子又必申救之，以無私之心，行至公之事故。其防人也常疎，而以相善之人，不得有相顧之實，其爲名也益甚著。如是則朋黨之說出，嗟乎！黨人果何負於國家哉？而小人言之，主上必聽之者，又何也？彼小人之伎倆，主上之意，旨吾知之矣。小

清渠云小人情態伎倆為得十分盡致真可謂之實
 人秉性必深刻立行必矯激用心必險毒見利則合見
 威則劫一人而首尾數易一事而曲直兩徇一日而陰
 陽百出是孤立無朋者也無朋則無黨而飾曲謹為學
 術假小廉為操守以其身深結於宦寺宮妾之間而顯
 然與士大夫為敵方且欺其主上曰公忠也介執也彼
 清流相標榜者皆罔上行私者耳夫主上居深宮之中
 與臣庶隔絕常恐天下之欺己而密以為防羣天下之
 人而有朋羣國家之臣而有黨此豈人主所樂聞哉彼
 小人者或緩言之或急言之或密勿帷幄之地私劄陳
 之或以草野不經意之人伏閣請之而左右各有所樹

又陽探而陰諷焉賢否混而利害貿亂則主上豈暇究
 朋黨之人為何如人問黨人之事為何事哉勢必去之
 而後止又必盡去之而後小人心安顧君子無罪也
 即或有罪矣而眾君子無罪也一自黨人之說出則首
 必有主謀者次必有同志者又次則亦必有勝從者羣
 陷之而羣逐之此寧有虛實可辨而眾寡可分哉故小
 人之害君子者斷斷乎其出於此也因勢調停之說君
 子知其不可為而忠正強毅之性又不肯稍因盛衰而
 有所改移勢必羣起而力與之爭乃主上方重其孤立
 而深疾朋黨是以君子在大位而攻小人主上則以為

國朝文獻卷三

竊弄威福也。在言路而攻小人，則以為挾怨沽名也。在散地而攻小人，則以為授意指使也。信者日以信而疑者日以疑。又何得有全理哉？昔者漢有陳寶、十常侍之黨，陳寶以君子而敗，十常侍以小人而勝。唐有牛李之黨，僧孺以小人小敗而大勝，德裕以君子小勝而大敗。宋有司馬光、呂惠卿之黨，惠卿以小人一敗而卒勝，溫公以君子一勝而卒敗。得失相尋，自古而然。已惟人君深察其所以，不得不黨之勢，而鑒其用心，因以知小人所錄無黨之故，則忠邪寧待計哉？嘗就天下之大勢觀之，門戶不同，風氣亦異，有合一鄉而為君子，小人之黨者，有一鄉之中，各分為君子，小人之黨者，亦有一家之中，父子兄弟各分而為君子，小人之黨者，茲蓋其先達所教後進所趨，聖明所不能齊，性情所不能強也。而要之君子尚義，小人尚利，其盛也，小人益濃，而君子益淡。

成辰。以元首。故逆。逆者。即逆黨也。

其衰也，小人於同類之中，自為排陷，君子於失志之時，共相憐惜，故小人常得脫然而卒，以朋黨之禍歸君子耳。夫朋黨豈君子所避哉？同為國家之人，同受國家之事，苟其謀之而必公，行之而必忠，雖日宏吐握之風，夜前賓客之席，虞書之所稱協恭，箕子之所論大同也，不然而獨行無偶，心實不測，蔡京、蔡攸之相構，直可謂孤

立者矣。人主宜何取舍焉。

朋黨論下

自世之既衰也。而黨人之目在下。蓋小人既逐。君子則朝廷之上。可以惟我所爲。而恒恐君子之在下者。得而非議之。於是因其議論。而指爲譏刺。觀其風節。而誣爲標榜。羣天下名彥之士。而盡陷之。語言文字之中。使其辨之無可辨。而逃之不可逃。則小人之勢成矣。夫古今之相尋也。朝廷有頑鈍無恥之大臣。而後草茅有激濁揚清之名士。又必其朝廷之士。激濁揚清之大臣去者。去而死者死。然後草茅之士。相與持之。而愈堅守之。而

愈力。此其事一關於國家之氣運。一關於國家之風俗。氣運之不可爲也。必人才委靡。不知有名教之防。而後小人之焰張。風俗之不可爲也。必人心柔滑。不知有是非曲直之性。而後君子之澤以盡。起而視朝廷之上。小人既勝。而君子既敗。則陰陽消長之辨。亦甚彰明較著矣。所謂草茅名士者。皆四方之產。素不相識之衆也。或聞其名。而向慕之。或弔其風。而感嘆之。或見其人。而折節之。或同有道義之懽。而貴達不移。或共有澄清之志。而禁錮不惜。其與國家無職掌之不可辭也。與受禍之君子無私恩之不可背也。徒以名教之不可滅。是井之

國朝古四家文卷之三十一
不可昧故于里一人焉。百里一人焉。遙相推引而致朋黨之不可復解嗟乎。此寧有所勉強哉。國家養士之恩。而氣運之未必卽更。風俗之未必卽壞。有人焉。採其議論。而高其風節。羣然興起。推而挽之。以待澄清之一日。焉。知小人之所以勝者。非卽小人之所以敗耶。雖終身隱伏。而天下較其想望。小人有所畏忌。則治亂之故。固始於在上之黨。豈不繇於在下之黨乎。故昔者聖明之世。元愷之賢。必與九官十二牧相知者也。降而漢之諸葛亮。晉之謝安。皆以處士得衆心。負人倫之目者也。英主與賢人進。則天下以朋黨治。惟不幸而繼君子既歟。

之後。則小人之求於我者。方深。而我之所以應於人者。方激。上下聲氣之相遍。而謂之交結好善。欲其登惡。惡欲其崩。而謂之武斷身名。相託而羽翼相扶。謂之翬薄成風。乘君子之疎。而以中主上之忌。於是求快小人之意。旨而一束於朝廷之功令。則有分南北部之名。按籍而求。遍邑而索。陳竇既隕。而范李旋續者。桓靈之代是也。選取冗濫。罷天下科舉。以示海內無遺材。投之黃河。惡其清流。而使爲濁流者。李林甫。朱溫之好是也。南渡而殺陳東。因東而殺歐陽澈。遷臨安。而放四君子。散太學生。而使作捲堂文。以見志者。趙宋之代是也。此皆黨

人之在下者也。夫黨人在上而爲小人所勝，恃有天下之議論而裁抑之，天下之風節而折服之，此其勢亂矣。而猶不足以亡，至於朝廷之人空而草茅之禍烈，勢必化國家之氣運而壽爲委靡，變國家之風俗而盡爲柔滑。其又孰得而救之也？耶？君子亦何樂乎有此矣！原其初一人爲名教之宗，而一鄉之人推之，繼且羣天下之人而共推之，爲之上者莫不表揚於前，爲之下者莫不輔助於後，未嘗與聲名期，而天下之名至焉，迨行成矣，名立矣，未嘗爲禍患懼，而天下之禍集焉，同志益相爲引重，則異已益相爲忌嫉，故黨禍之在下者常更烈於

在上。然則閉戶絕迹，不識天下之人，緘口藏身，不談天下之事乎？夫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其人，而踴躍無徒，不事交遊，必其胸懷陰險，矯激不常，而見棄於賢者也。不可其卑賤無所短長者也，豈有君子蓄用世之志，而孤立寡與者哉？嗟乎！彼聖明之世，平康正直而已，無異同也。自小人指君子爲黨，而後朝廷之上分爲忠邪，草茅之下分爲清濁，水火不並立，薰蕕不共器，豈可以小人之加君子者而遂以定君子之罪哉？試喻之，譬如木然，君子則其根本也，衆君子則其條幹也，君子之議論風節則其枝葉也，拔本則仆，削幹則弱，去枝葉則枯，此乃

木之蠹賊也。人主奈何不之悟也。

宦官論

人主者威勢之所積也。勢借則不威。嗚呼。惟其過威勢。之所以下借也。蓋天下之患無窮。人主以大度應之。則無不安。苟其不能無疑。血慮人之欺已。則必思所以防之。防之而所患不必起於所防也。防之人足以爲患矣。故天下之患。每起於所忌。而成於所忽也。古聖人潤略。坦易。不矜威嚴之名。其大小臣工。得以朝夕相見。故天下之情。僞莫不悉知。而萬里之禍。無從而發。卽尉厥近習之間。亦不得借權以自強。今天子手除兩豎。明見萬

里矣。然竊以爲未皇日。時也。其事在於用宦官。夫宦官日奔走於人主之前。伺其喜怒。而乘意竊發出。則颺言於衆曰。是主上之所欲爲也。天下信之。則其令行而不可止。苟其違而不行。又烏從而質其非乎。昔西山六狐。往見南山之虎。日子跋涉林薄之間。日一得食。何其憊也。誠能假我以皮毛與牙爪。子安坐山嶠之中。而飲食不乏。虎信之。衆獸果見狐而反走。生死之惟命。夫豈畏一狐哉。見其皮毛與牙爪。或疑真虎之所爲也。今人主之威。不啻虎也。上下隔絕。不啻山嶠之深也。而宦官之邪媚煽惑。甚似於狐。假人主之聲名。以爲皮毛。借人主

之威權以為牙爪天下焉得不畏之哉夫衆獸所以畏

狐者不得見虎也天下所以畏宦官者不能見天子也

故今日之患在於朝廷之體過尊大臣天子之股肱也

而周歲不得一見偶有召命則拜跪唯諾山呼而退不

得一言彼幸佞之人方且飲食卧起不離於側天子又

獎其忠勤嘉其才志使出入邊廷之間拱揖部曹之士

皆尊以監視之名使作威作福一人以是非則天子

必信信且必行外廷有疏其罪者不惟不從又加罪焉

嗚呼公卿之賢者務為相安無事之說惟恐激其怒其

不肖者又貪權固位而陰與相比偶有小臣言之則又

以為瀆耶而莫之省夏也廟堂果何自而悟哉夫是以

其勢益盛古者寺人頷之太宰西漢之初宰相猶得以

制之雖鄧通之寵申屠嘉能激之使叩頭流血今也外

臣不敢與聞內事而中貴苛刻暴橫民間私語皆採以

上聞交接往來稍有涉於朝臣者雖纖疎連必中傷之

而後已其身之賢否則惟司禮監得以議之夫耳目所

聞見內侍之斥外臣者月常四五而大璫之考核其屬

窮歲不得一也豈內臣皆賢而外吏皆不肖哉秦漢以

來千有餘年矣其不為惡者呂彊張承業數人耳大逆

奇凶則不計其數以是知不肖者多而其黨相與朋比

國朝古四家文卷之三
為好也。譬之盜賊為害，使官兵計之，理也。今乃以官兵為不足任，歸其渠魁，使日為治，則同惡共濟耳。何益之有哉？故是子誠能法周官西漢之制，勿偏任宦官，而曲防朝臣，且卽以宦官之所以制朝臣者，使朝臣得以制宦官，則善矣。昔大祖之制，內侍數人給酒掃而已，不使識字也。故迄於宣宗，不受其禍。浸假而有王振之事，又有汗道之事，至劉瑾而極。宦豎魏忠賢而橫矣。天子手自誅鋤，孰知其惡，豈不戒前車之轍與？蓋輕其為厮役，薰刑之餘，以為具惡，不能有為。姑使察天下之清偽，一且得罪，雖勢如函豎，而我能立除之，無難也。竊以為不

然。夫人見虎則郵然駭，閉門而拒之，惟恐不速見。鼠則恬不為怪，究之墮垣穴，猶不出於虎而出於鼠者，豈鼠之力有加於虎哉？慮成於所忽，而卒然難防也。故天下常有不測之事。齊桓公九合諸侯，強如晉楚，秦命恐後，而其後一豎刃敗之，有餘。秦始皇滅六國，並四海，威力所加，天下不敢仰視，自以為一世之雄，海內莫為予壽也。而不知趙高弄之如木偶也。嗟乎！二君豈非絕世之英主哉？故小察不足以為明，而耳目宜廣不在防人之欺已，而在乎使人樂盡其誠。今天子任宦官以為朝臣，不足用也。夫朝臣雖不肖，然而其人親詩書習禮義，知

身家之難安則憚於為惡惜身名之易敗則勉於為善
 彼宦官不過厥後薰刑之餘耳無廉恥以養其性無妻
 子以繫其心事之未敗則謂然自以為得而曾不顧
 惜其後彼自視其身輕如腐鼠而謂其重人國家之事
 哉夫漢之常侍唐之中尉何嘗不剪除操显之手然而
 國運隨之以亡夫以萬鎰之璧狗一破瓦愚夫不取也
 且凶豎之事恃聖天子在則不足憂耳苟或不然不知
 國家何以處之也故曰天下事未然者易制已成者難
 圖○弊○於庸主易反而備中於英主者難回也

太平仁義之效論

人主欲以三代之治其民莫貴乎一其斷也以斷行之
 猶恐以小人之言間之况乎以不斷行者乎人臣之進
 說於其君者有以王者之治相期者矣有以伯者之治
 相期者矣有以刑名法術之治相期者矣是三者其言
 不同其人亦異其將來成功亦大懸殊雖人主慎終惟
 初未可逆知而要其大端決於聽計之始何也其所以
 辨○之○者○力○而○所○以○審○之○者○定○也○未○有○用○刑○名○法○術○之○說
 而治能幾希於伯者也未有用雜霸之說而治能幾希
 於王者也五帝三王其治尚矣三王之世去五帝已遠
 商周征誅之世去夏王之揖讓已遠而三王之心固曰

吾終不以世之代降而治遂不若五帝也而商周之士
之心亦且吾終不以征誅之世代降而治遂不如揖遜
也故帝王之治無百年而不變者法也雖子世而不易
者道也道莫大於仁義自堯舜二帝以至於三代以來
未始更也秦欲以三國而併天下則須強兵欲強兵則
須用刑名法術之學併民力於一而李斯韓非之徒起
仁義乃蕩然於天下卒之秦滅六國而亦旋亡猶病熱
陽狂之人惡其疾而以毒寒攻之疾去而元氣亦蕭索
矣漢承秦後高帝草創文景敦崇黃老孝武好大喜功
所云繼嗣者非開宣帝於察刻核自以爲漢家制度議

者推厚西京之衰實基於此惟光武有人君之量而則
親吏事失其綱要浸淫至於魏晉六朝益不足言矣嗚
呼相傳千百年仁義之說不明而欲致太平之效猶適
越而北其轍吾見其惑也宋儒曰貞觀之治庶幾三代
吾嘗考太宗之治天下也粟米狼戾囹圄空虛夜戶不
閉人行萬里不持寸兵可謂太平矣而太宗歸之魏徵
勸行仁義之效且曰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夫德彝之言
便給可聽魏徵所陳近於迂緩其能不以彼易此者良
由太宗所以排之者力而所以審之者定也鄭子產曰
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

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如此而不效者未之有也故太
宗之治天下也亦惟專其人而已矣亦惟一其政而已
矣亦惟貞其恆而已矣○實、說、出、主、意若是者所謂斷也彼所謂兼採
其說而徐觀其成者皆謬也後之人主之為治也入與
賢者謀之出與不肖者議之是與不肖者論賢也朝與
智者謀之夕與愚者論之是與愚者議智也其始也不
斷於心及其行之無效則曰古道之不可治今之世也
如此不究己之不斷反以疑王道之必不可行自以為
求治而不知適所以亂治也自以為求言而不知多言
之災聽也是二者皆非也雖欲求效其將能耶宋儒曰
貞觀之治庶幾三代之然開雕雕趾之意安在是太宗猶
非能躬行仁義者也而仁義之效彰彰如是况乎其本
之修身齊家者也嗚呼後之人主其亦審擇所尚哉
千古以來之治術略見於斯

太子丹論

天下有繩墨之論而挫英雄志士之免者如以荆軻為
盜是也况乎狃於成敗之形而不察於確然之數以忠
臣孝子不得已之深心苦行不痛惜其不幸而反以為
罪則何以為後之國家者處仇敵法也昔者燕太子丹
遣荆軻入秦刺始皇不中秦人來伐王喜斬丹頭以獻

於秦國竟以滅宋儒曰丹有罪焉故書斬嗚呼丹之心
事可以告之皇天后土而無憾矣其死也將下見其始
禮名公爽於九原卽引而進之周之先文王武王之側
亦豈有慚色哉本意欲殺敵不遂則死已決絕於易水
送軻之日矣其書斬者固其所笑而不受也然且何以
罪丹乎曰名譽也夫強秦之欲滅燕豈待有譽哉彼六
國之見滅者又坐何譽也刺亦亡不刺亦亡三尺童子
能辨之矣卽云幸而苟延焉乃蜉蝣之朝夕也尙不得
爲螻蛄之晦朔也有兩人行而遇虎者其一惶恐拜跪
而乞哀以死其一大呼奮臂關不勝而死而論者顧以

乞哀爲智以大呼奮臂爲狂似而擣虎之怒則何其愚
且謬也且太子丹之遣軻也或籌之熟矣秦之橫行而
小可禦乃天下驚魂震魄自攝伏於秦非秦果能制天
下也斬竿一呼而天下瓦解相去幾時秦旣無德以入
人而其勢又非蟠結而不可動設一旦其萬乘之君立
死於匹夫之手國有不內亂乎天下豪傑因以知其不
足畏而太子丹者且收合六國之餘燼以向西向而前吾
恐嬴氏之亡不待沛公之入關矣其以洩暴秦之威而
倡天下之義莫此一擊若也他日張良之椎蓋猶踵荆
軻之劍而爲之者也其不能成則天也故荆軻之與聶

政不可同日語也。宋人有見於戰國之世，聖人之道不明，先王之法不立，其公子養客而俠士輕生，故一切以儒者之論繩之，惡聶政之以私害公，而並及之於軻，惡原嘗春申之屬，而並及於太子丹，譬如醫之於藥者，不察其人之何病，而概以烏阻為不可用，日以寬和之劑養其腸胃，又安能起久痼而生之乎？且天下固多散緩肥重以死者，何必其暴蹶也？宋之亡也，秦檜湯思浪之流，日以挑釁之說挾持，殺戮天下之謀臣戰將，始終以講和誤其國，僅有一大儒如考亭者，猶所見之如此，亦何怪乎三百年間多議論而少成功哉！然則軻可為

忠臣，丹可為孝子乎？曰：由今日論之，軻可為忠臣矣，而見分寸要之其人則英雄而感恩者也，設其遇嚴仲子未必不為之用也。若太子丹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王猛論

唐荆川曰：王猛者，符堅之謀臣也。此可謂得猛之著者矣。猛處天下分崩之時，其志未嘗不在中原，及其不得已而見用於異國，猶惓惓不能忘，猛蓋識大義者也。嗚呼！三代而下，亂世之臣識大義者，諸葛亮、王猛而已。亮始終心乎漢者也，猛始終心乎晉者也。然亮仕於漢而為漢人之所知也，猛仕於秦而為晉人之所不知也。吾

故舍亮而論猛當猛之隱於華陰也姚氏石氏多雄略
 之主豈不能出而佐之以為是氏差僭竊者而非其志
 也志不肯輕出而又無以自達於晉故寧隱焉逮夫桓
 溫入關而後喜可知矣被褐而謁捫虱而談詎偶然哉
 溫見之而與論三秦之豪傑既而曰江東無若比也蓋
 溫且心折於猛矣乃溫還而猛不從何歎嗚呼猛英雄
 也溫亦英雄也天下英雄之與英雄可一望而知猛從
 溫則溫必大用猛然而溫欲篡晉其從之則苟或郭嘉
 之下者也不從溫又必殺猛天下英雄之相愛而相用
 也出於誠然而英雄之殺英雄與其見殺於英雄者則

必皆出於萬不得已苟有可以擇之而可以全之斷不
 相強也故此時猛不難於舍溫溫亦不難於舍猛溫欲
 篡晉猛之所知也猛必不從溫篡晉亦溫之所知也然
 猛自是始無望於晉也矣晉偏安江左僅有一桓溫足
 以有為而又不可以從大軍一還彼崎嶇函谷之間豈
 復尚有奉正朔戴冠帶之日哉其出而相符堅者猛之
 不得已也一出而強兵富國擴疆啓宇勳績爛然說者
 以為符堅之管仲是固猛之生平所裕如者也不足異
 也垂沒而告符堅曰晉正統相承上下輯睦非所可圖
 臣死之後願無以晉為念而後其本懷見矣故吾以為

猛者非僅僅功名之人也。然則猛盡並不仕秦。曰猛之
物論才高於諸葛亮而澹泊寧靜不及。卽其治秦也。亦以英
氣爲之。而多不可耐。使亮不過先主。則必不仕吳魏者。
亮之所能也。猛不過晉。則並不仕秦者。非猛之所能也。
然而當猛之時。可以爲晉。雖者莫秦若也。猛存則以秦
存。晉猛亡猶欲以秦存。晉是則吾之所爲識大義者也。

南省試策一

所貴於君德者能臨天下之謂也。虞書曰。臨下以簡。而
後世任數之主。乃欲矜其察察。以窮之過矣。夫天下之
情偽。蓋嘗不可以勝防。而人主恒任其獨智。鉤距而探

索其間。其偶得之也。則必喜於自用。其既失之也。必且
展轉而疑人。乘自用之術。而積疑人之心。天下豈復有
可信者哉。舉天下至於無可信。而乃欲寄其耳目。託其
心腹。則其勢不得不流於偏重。而私昵得以用之矣。偏
重者。壅蔽之源也。私昵者。竊弄之漸也。無怪乎執事之
所問。凜乎有湯竈之懼。而又不欲盡其辭也。竊意執事
之所謂偏重者。得非密勿之大臣耶。所謂私昵者。得非
左右宦寺之小人耶。果然則雖折檻叩墀而言之。而皇
帝有所不信。何也。彼方有所挾。以取重於人主。而人主
又嘗自恃其往日之英斷。以爲彼有所不敢肆也。愚請

得破其所挾而明指人主之所恃可乎竊見今日之大
 臣所挾者強也介也而皇帝之因而重之者亦以其強
 也介也然而強者四而弱者一焉介者一而和者二焉
 皇帝未之察也所謂強者強於盜柄強於飾罪強於拒
 納忠之言強於護其私局弱者則弱於守道格君而已
 介者介於接天下之賢人君子和者和於羣小和於皇
 帝之左右而已凡若此所謂強而介者唐之盧杞蓋有
 之不足異也項有諍臣亦嘗痛哭而陳以為今日有德
 宗之病誠為不識忌諱然而其任人則似之矣夫大臣
 有所挾以拾重則必陰窺皇帝之意旨而明與為市此

此指戩山

必與寺臣相表裏而皇帝又未之察也皇帝未之察而
 且有所恃以為彼不敢肆蓋甘信即有大愆如御極之
 初者吾有以剪除之無難也夫天下之患必有所伏而
 起必有所乘而入見以為甚者則其微可杜也見以為
 甚大則其細可圖也苟忽之以為微且細則其著而大
 者立至矣皇帝以為為所養而役之使之而彼且疑天疑
 神也皇帝以為吾將有法焉誅罰其後而彼則已流毒
 而莫可窮也故皇帝手除大愆之後今曾幾何時而部
 堂之署有貂璫矣邊塞之庭有貂璫矣財賦之地有貂
 璫矣舉未聞當密勿之任者一造膝陳其不可也大臣

國朝十四卷之三
以逢迎皇帝而結納乎內臣內臣以嘗試皇帝而應接乎大臣皇帝雖察察於遠而已遺之於近又豈有濟哉本欲竒耳目而適得塞本欲託心腹而適得鬱恐其病積累而深也聞之善治病者不必條具藥餌也誠能審其中於四肢而已得十之二三矣誠能審其中於血氣而已得十之五六矣誠能審其中於腠理而已得十之八九矣皇帝一旦知受病之處則知起病之方任天下之情偽日來而吾惟以誠應之坦然大度固已收偏重之權塞私昵之路而羣天下莫之我欺矣所謂君德者有大於此者則譬之診脈者標病環集舉不足顧惟以攻虛邪而固根本為上斯國醫也哉

南省試策

用人之道上以實求之下以實應之循其當格未嘗不可以為治不然雖日言破格而格且從之益固矣甚矣保舉一途皇帝之意甚盛而羣臣皆以虛文塞責也夫皇帝之所謂保舉者求濟世之才也今天下內訌外侮誠宜得侷儻非常之人任而使之肆為其能周規而折矩前推而後揖也若但如此而已見在三途之內豈患無其人而又特設此一途即保舉即古之薦辟也其法不始於今日即不稱而坐其舉主亦不始於今日然不

過防其徇人情之私開賄賂之門而巳以愚意論之奇
士固斷斷乎出賄賂之外真才亦未必不在人情之中
昔人所謂非親非故何由習知之也此二者已當不同
觀而況於避影匿形惟恐多此一舉爲身累者乎於是
士之稍才穎者則懼其多事而不舉矣士之稍方幅者
則懼其反俗而不舉矣士之稍氣節者則懼其沽名而
不舉矣此行而彼儻以庸碌爲老成以軟熟爲諳練以
鬪茸爲和平究之人情固有賄賂非全無而稠儻非常
之人則百不得一也且得謂之能破格者乎漢武帝嘗
曰馬跡馳而致千里士負累而立功名魏武帝雖非帝

王之比然而知人善任使未之過也彼則直謂士有行
如陳平者吾用之矣斯二者真破格者也今天下之時
之勢豈減漢魏用人豈尙可拘常格然而苟有舉二君
之言以舉士未有不驚駭失色者以文求之而以實拒
之格又烏在乎其破也嗚呼舉朝之臣皆不以建功立
業爲事而以畏罪持祿爲心而且借口曰吾必得孝如
曾參廉如伯夷而後進之也然則屠販誠辱行而板築
乃賤大耳豈得一望見皇帝之國門哉夫處三代以下
之世而必欲得三代以上之人以濟之愚竊見其惑也
勢必至其真者不得而僞者踵至乃愚之所謂庸碌也

軟熟也。闢茸也。夫士苟得其才，顯者亦可矣，苟得其方，
 幅者亦可矣，苟得其氣節者亦可矣。今此三者皆以為
 不足，而乃更得夫庸碌焉，軟熟焉，闖茸焉，豈因俗救時
 之道宜然耶？抑此三者越於格之外，而彼三者寓於格
 之中也？皇帝曰：破格。羣臣亦曰：破格。而實陰持一格共
 牢，不可破。於是保舉一事，以虛文告終矣。且天下士名
 求之甚高，實待之甚卑，無論高者鮮有，有者不至，即使
 有而至矣。頃嘗有一士焉，以草茅疎賤，不為祿誘，不為
 禍恤，連章累牘，抗論今日任兼將相之大臣，皇帝曾一
 聞之否乎？竊意皇帝聞之，亦必為羣論所惑，以此人為
 多事者也。反俗而沽名者也。而況乎其見駁於納言，押
 伴於舉主也。嗚呼！皇帝而誠得此一士焉，於以激天下
 之頑鈍，勸天下之廉耻，庶幾循序而進，而三途之內，不
 患無人焉。兢起而敬應之，雖不言破格可也。

沈季宣墓誌銘

沈譽字季宣，相國鯉之族也。少孤，所分產鉅萬，為其兄
 蕩費，且盡譽安之。無間言。兄嘗假為譽秀，貸財於豪有
 力者，後來徵無以償。譽妻常氏最賢，慧婉告譽曰：「鬻吾
 所居，豈不有餘耶？」譽大悅，從之。徙居湫隘。譽天性儉泊，
 不茹葷血，力學穎悟，有文章，名年二十七而病，遂以死。

國朝廿四家文少卷之三

三

沈氏自相國鯉以來爲宋之巨族無論千餘指惟相國最貧其餘皆以財力雄霸閭里間相國在時嘗訶詈之而無以禁也嘗獨以寒素稱然沈氏既富而其人或習爲驕奢或更齷齪狡獪以謀爲滋殖雖千餘指無復有讀書能識字者譽獨以文章自立識者皆曰此非沈氏子所宜也果早卒無子一女以妻余子曉銘曰人異其族是爲不祥况君之異乃在文章疇頤而壽孰哲而殤大塊不知終古茫茫

清渠曰文簡勁有法銘尤悲痛結語覺屈大夫天問可以不作

郭老僕墓誌銘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尙十八歲事余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畫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岬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齎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壽可老蓋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

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園之墅，久之所可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疑，已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聞也。積二歲餘以為常。司徒公為烏程相所構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尙不盡心力，主人不

憶老道上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深託諸緹校，詞察在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日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偽為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終始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偽，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齒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為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

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

子之病酒以快意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

曰非願公細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

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感乎奴感乎奴感尚則有士大

夫卒無

贈丁掾序

丁掾治其室成其僚若友相與賀焉而請於侯子為之

文曰今吏治之所以不古者以擇其吏胥者輕也若丁

掾者可謂能佐其上矣先是太守徐公來蒞是郡時方

草昧無文法可循一時給事公府者心幸之又竊念徐

公自關外來或不習郡之要害人人自以為必寄在我

徐公至則潔清而威嚴犁然不可欺於是畏犯法者皆

縮不敢前徐公明而善知人獨謂丁掾循循者可用也

終徐公之治掾自守廉而事上官謹徐公去其所以事

其後之太守者亦然蓋掾之辟於公府久矣迄無赫

名當世以此賢之嗚呼掾者郡邑所推擇以佐其上者

也使盡若此吏治其有不古哉吾聞治之成也其源遠

下朝廷正則其官賢官賢則吏自不敢為不肖弊之革

也其流連上吏不惰法則官無敗事官盡無敗事則推

而廣之。朝廷亦無裨政。上下相循。而古今之變盡矣。當其勢之偏重也。雖聖君賢相不能矯之。使爲不必然。而推核而救正之。天下未嘗不治。往者天下之仕出於一。雖未必其人盡材而賢。而諳練者或二三十年最少者。亦且十餘年。竭其力於文學。而又束之以律令。其餘一切之章程。皆口能熟之。而手能習之。上呼則胥趨。上畫則胥諾而已。行之百年。而其勢積輕而雜。於是其中雖有傑異可自見者。亦遂不自愛惜。而消磨無餘。故其政之得失不在吏。今天下開創伊始。一時諸大功臣。天授者定。內以長其六曹。外坐鎮千里。皆尙大略。不遑問文

法。其餘從龍而出治郡邑者。亦往往多崛起。不屑操儒生毛錮。其或未能盡如郡之先太守徐公。變通其俗。則不得不暫以吏爲師。已而雖漢人之在官者。亦因仍以爲固然。天下化焉。豈非向者之積輕。一反爲偏重。而占今之衰者耶。然則由今之俗。而欲如昔者。用所不擇之吏。未有不敗者矣。何也。得非其獨得而失。非其獨失也。且天下殆未覩廉謹之效也。由今思之。果自守廉。則於人無所求。果其事上官者。謹則不依倚於非其道。無多求。則其俗安。不依倚於非其道。則其政肅。政肅而俗安。雖天下盛治。可想見也。故效於其職。無大小也。惟效其

職則理荷身實在其職。而以爲小者不足爲則進。而一邑之令進。而一郡之守更進。而天子之相位愈尊。則愈易曠名愈高。則愈易諉。又豈有績用之可見耶。吾觀三代而後。惟兩漢之治最爲近古。而其用人多公府之辟。名者尹翁歸張敞之類是也。今天下破際資格仕籍。不必一途。又安知其用胥吏者不更如兩漢耶。掾敬勗矣。苟能守其廉謹而勿失。則所成就殆未可量也。區區以其居室長子孫已哉。收轉居室不可少

贈朱子昭序

今夫以孺子之年。而循循然而莊莊然。逆計其後。可以

三於大成者。其有之乎。日有之。視其父然。則孺子之年。且循循然。且莊莊然。逆計其後。可以至於大成者。果有之乎。日有之。視其師若友。宋子昭者。相國之子。而賈子開宗之弟子也。余於宋氏。世有肺腑親。而受知於相國。最早。凡相國生平行事。皆能耳而目之。其德業之在天。下者。姑無論論其一端。先是相國屬疾。國之人或以醫來。或以卜。或爲之禱於國之社稷。余曰。何患相國。清慎而恕。清則有餘福。慎則能養其性命。恕則無陰禍。是殆以耄耄之餘。昌其後人者也。相國何患已。而疾愈。又旬日子昭入於庠。吾聞相國之教子昭曰。吾無厚田宅。以

貽汝今天下又不重門第如王謝崔李韓呂之屬能以
其世顯汝惟力學則可不然無以異於市夫傭兒也吾
有執友賈子者汝其師之賈子則父朝夕進子昭而教
之曰能三復相國之言乎相國無厚田宅以貽汝今天
下又不重門第如王謝崔李韓呂之屬能以其世顯惟
力於學則可不然無以異於市夫傭兒也子昭皆書諸
紳不敢忘嗚呼子昭豈可量哉蓋吾之所為視其父與
夫視其師若友者諒矣夫或曰世固有賢父之子良師
之弟子而未必如子昭者是子昭偶然也余曰不然獨
不見子昭之兄牧仲者乎牧仲年未二十博學能文章

詩歌筆翰動天下望之而仰之温其如玉是以相國為父
而賈子為師若友也吾一見於牧仲又見於子昭然
則子昭非偶然也詩曰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子昭有焉
間架局陣本之昌黎

戴黃門詩序

○司○徒○公○嘗○語○小○子○曰○昔○者○自○烏○程○相○而○我○明○之○亂○兆○自
○武○陵○相○而○我○明○之○亡○夾○矣○然○烏○程○猶○有○言○之○者○浸○至○武
○陵○為○積○威○所○劫○拾○補○幾○空○無○人○僅○有○一○詞○臣○引○大○義○而
○早○見○其○不○可○用○力○爭○於○廷○者○戴○黃○門○也○小○子○志○之○然○黃
○門○先○生○雖○言○之○而○天○子○不○能○用○我○明○遂○展○轉○卒○以○亡○先

○戴○黃○門○先○生○雖○言○之○而○天○子○不○能○用○我○明○遂○展○轉○卒○以○亡○先

生乃歸卧陽羨築陶庵而居之自此不復與世人相見亦不言會時時胸中有所不能忘者則一寓之於詩壬辰小子來陽羨司徒公又進而命之日吾向所謂黃門先生在陶庵汝必三往叩之至則先生引見授以詩使讀而命爲序乃再拜而序之日先生詩名陶庵者以彭澤自况也先生果終焉不出豈愧彭澤而時有難易則先生尤甚焉其爲詩諸體皆崛強而森嚴澎湃而奇肆不屑屑步趨彭澤若謂之擬陶非知此詩者也昔杜少陵生李唐肅代之間間闕氛祲曾無虛日而避蜀逃秦能以忠義自持一飯一吟不忘君父故其詩多憂憤之思雄鬱之氣亘古彌今卓然不朽其黃門先生之謂乎夫人未有胸中恹恹而發之於言磊落而光明者此陶庵集之所以傳也小子歸而述之司徒公試挂杖而登南岡之小三峰立於清磬之巔南望蓬蓬然若有白雪起其下者殆陶庵之吟處耶

師其年詩序

陳其年有著述材尤工詩往余居梁園去義興千餘里其年再以書來屬余爲論序余報之曰風雅之道於今絕矣得子誠未易此非可卒筆墨盡也行當渡江爲吾子言之後三年而余至其年之詩已成數百篇與則

高華風致特勝。余歎絕謂其年子知明詩之所以盛與所以衰乎。嘗其盛也。北地信陽爲之宗。而琅邪歷下之輩相與鼓吹。而羽翼之。夫人之所知也。其衰也。則公安竟陵無所逃罪。吳趨諸君卽數十年來更變迭出。而猶存乎逢艾之間。余家中原。稍稍解此者。蓋中原風氣樸。邀人多逡巡。不敢爲詩。惟其不爲詩。詩之所以存也。其年乃獨於揚波導沸之中。傑然以古作者自命。豈不異哉。往雲間有陳黃門李舍人。皆起榛蕪。以才情橫絕一世。得其年而三。然則風雅之道。又未嘗不在吳趨也。丁丑余與黃門論詩燕邸。已卯與舍人論詩金陵。自以爲

善。意無復遺恨。由今思之。歎有不得起二君於九原者。幸其年獨在。是天以鼓吹羽翼之功。私其年也。夫詩之爲道。格調欲雄。放意思欲含蓄。神韻欲閒遠。骨采欲蒼。堅波瀾欲頓挫。境界欲如深山大澤。章法欲清空。一氣杜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不讀萬卷。豈易言清不破。萬卷豈易言空哉。侯子言未畢。其年改容起曰。二公固讀萬卷者也。然則吾子所謂歎不得起之於九原者。吾知之矣。吾知之矣。因憶余與二君談時。秋浦吳次尾在坐。默不語。心甚怪之。次尾雅能詩。其年爲收藏其遺集。急取讀一過。乃知次尾詩與二君雖互有得失。

而了了見人意。願蚤於余者十年。此昔所以默不語也。余與其年別八載。而良友如三君者皆已死。其年幸各爲識之。以續八哀。夫少陵一集。而古今天下之治亂興亡。離合存沒。莫不畢具。豈僅僅一咏一吟。足以盡風雅也。嗚呼。非其年其又誰知之。

送何子歸金陵序

龍眠何子之歸金陵也。道出雪苑。其友人賈子徐子宋子送之以詩。而推方域爲之序。余之見於天下興亡盛衰之故。友朋生死聚散之感。旣以多矣。又嘗與何子少同學。中同息。離今又幸存。而兩相遇。其可以無言哉。余

與何子之寓金陵也。歲在己卯。中原秦晉之間。雖有盜賊之警。而江南太平富庶。朝廷之上。雖門戶角立。漸有黨錮之禍。而其公卿之賢而愛名者。皆願求天下清流之士。引以自助。天下之士。亦莫不砥厲節行。唱和聲氣。相聚於豐鎬舊京之地。以文學爲贄。而修同人之業。卽以龍眠雪苑之一邑論之。其首事者。咸有數人。推之天下。盛可知矣。是時余與何子方少年。意氣甚銳。又習見天下無事。以爲海內同志之士。或出或處。可以歲月相見。雖離別歸其鄉土。必不至遂契濶阻絕。故余之自金陵歸雪苑。同人雖聯舟載酒餞送。秦淮之曲。而賦詩言

志往往各有期許壯以遠從容以輸未嘗有蹙蹙靡騁
之思悵悵可憐之狀也其後三年壬午而雪苑爲李自
成所破向之首事若徐子作霖吳子伯齋伯允皆罵賊
而死余至金陵求所謂龍眠之數人且且有見有不
見矣又二年爲甲申宏光帝立大興黨何子依楚
帥余竄揚州僅而免會天下鼎革同人或背或死無一
存者余再至金陵嘗晨起跨一蹇驢訪問故舊盡日而
則吞聲止於廢寺並何子亦不可得見嗚當余之
死也使知吾同人飄忽湮滅至於如此立斯須同人亦必且牽袂引觴耳熱
顧馬

無渡河豈肯以千里之別爲偶然也夫余之別諸子於
積安之時又以同人如此之盛而轉盼再見之難十不
獲一况於龍蛇初定流血未乾之日耶又况於友朋寥
落皆其死散之後而倖存者耶又况余與何子友朋生
死之遭更有出於此外者耶何子有管樂才宜出爲世
用然十年以來猶以布衣奔走周道此其故何歟吾友
龍眠方以智者崇禎中嘗仕簡討亦與何子首事之人
也今聞於高坐寺爲僧何子歸試以語之
以交遊離合之情爲文別自一種風調

代司徒公論流賊形勢奏

臣謹昧死上奏。寇患積十五年而始大，非可一朝圖也。由秦八豫，一敗汪喬年，再敗傅宗龍，而天下之強兵勁馬，皆爲賊有矣。賊騎數萬爲一隊，飄忽若風雨，過無堅城，因資於我官軍，但尾其後，問所向而已。卒或及之，馬墮上，餓甚，且以賜劍之靈，不能使閉城之縣令出門，一見運一束芻，饋一斛米，此其所以往往挫衄也。今賊氣告迫，全豫已陷，其七八藩王待救，望若雲霓，然自他日言之，中原爲天下腹心，自今日言之，乃糜破之區耳。自藩王言之，維城固重，自天下安危大計言之，則維城當不急於社稷。臣爲諸道統帥，身任平賊，豈可言舍沐不

援，但臣統七鎮，合之不過數萬人，而四鎮尙未到也。馮河而前，無論輕身，非長子之義，亦使羣賊望之，測其虛實，玩易朝廷矣。賊中情形，臣已具悉，大約餓則聚掠，飽則棄餘，已因之糧，不知積蓄地生之利，未嫻屯種，且多久連思歸，中宵雨泣，以衆積強，難驟撓其鋒，然其強易散，可持久而定也。賊中聯營各部，如曹操一支，窺李自成有兼井之心，陰相猜貳，而袁時中有步卒二三十萬，則已去而顯與爲敵矣。唯是彼之情實，難以猝與我通，而當事秉鉞者，避欵賊之嫌，又皆畏首畏尾，不肯一擔當利害，爲國遠圖，以致機會之來，覲面坐失，此卽朝更

一撫夕易一督而省臺言兵事之臣章疏日數十士豈
 能錙銖有濟哉誠能省朝中議論行闕外軍法不顧責
 備不徇人情厚集兵力養威蓄重何隙設間潰其腹心
 賊必變自內生唯在任事之人肯捐去形迹一捨其身
 與否而陛下聽之斷與不斷任之力與不力耳故為今
 計苟有確見莫若以河南委之令保定撫臣楊進山東
 撫臣王永吉北護河鳳陽撫臣馬士英淮徐撫臣史可
 法南遏賊衝而以秦陝督臣孫傳庭塞潼關臣率左良
 玉固荆襄凡此所以斷其奔佚之路也臣鄉自賊中來
 合馬食日三升合則是所至之處日得八千鍾粟也中
 原赤地千里望絕人烟自茲以往安所致此哉目今兵
 強無過良玉良玉為臣舊部每對臣使涕泣有報八之
 心三過臣里皆向臣老父叩頭不敢擾及草木私恩如
 此豈肯負國但從前督輔駕馭乖方兼之兵多食寡調
 遣為難誠使臣得馳赴其軍宣諭將士鼓以忠義用三
 楚之糧養全鎮之兵臣不就度支關餉陛下亦不必下
 軍令狀責取戰期機有可乘即東出與孫傳庭合群賊
 腹背饑擾馳突無所不相磨滅必自降散舍此不圖而
 欲急已潰之中原失可扼之險要虬豕肆豐恐其禍有

合馬食日三升合則是所至之處日得八千鍾粟也中
 原赤地千里望絕人烟自茲以往安所致此哉目今兵
 強無過良玉良玉為臣舊部每對臣使涕泣有報八之
 心三過臣里皆向臣老父叩頭不敢擾及草木私恩如
 此豈肯負國但從前督輔駕馭乖方兼之兵多食寡調
 遣為難誠使臣得馳赴其軍宣諭將士鼓以忠義用三
 楚之糧養全鎮之兵臣不就度支關餉陛下亦不必下
 軍令狀責取戰期機有可乘即東出與孫傳庭合群賊
 腹背饑擾馳突無所不相磨滅必自降散舍此不圖而
 欲急已潰之中原失可扼之險要虬豕肆豐恐其禍有

國朝文獻通考卷三十三

四

國朝文獻卷三
不止於藩王者此社稷之憂而非小小成敗之計也臣
謹悚息待命之至

爲司徒公與寧南侯簡

頃待罪師中每接音徽嘉壯志又未嘗不嘆以將軍之
材武所向無前而犄角無人卒致一簣遺恨今凶焰復
張墮壞名城不下十數飛揚跋扈益非昔比雖然天厚
其毒於斯極矣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一時聞外士
銳馬騰有如將軍者乎忠義威略有如將軍者乎久於
行陣熟悉情狀有如將軍者乎然則今日所稱爲能罷
不二心者舍將軍其誰老夫曩者倉卒拜命固以主憂

臣辱金革之義不敢控辭亦緣與將軍知契素深相須
如左右手倘得憑先聲殲渠俘馘實千載一時不謂六
年患難病疾已篤更遭家變痛毀之過遂致癯廢爰以
采薪之憂未畢盡瘁顧念高厚未由報塞唯願將軍賈
其餘勇滅此朝食是則十五年舊部所以不忘老夫而
老夫藉手以答萬一猶之其身耳矣勉旃勉旃鄉上喪
亂已無寧字闔門百口將寄白下喘息未蘇風鶴頻警
相傳謂將軍駐節江州且揚帆而前老夫以爲必不然
卽陪京卿大夫亦共信之而無如市井倉皇詭以滋詭
幾於三人成虎夫江州三楚要害麾下汎防之衝也卽

襄不戒賊勢踴張時有未利或需左次以驕之儲威宿
飽殫圖收復在將軍必有確畫過此一步便非分壤冒
嫌涉疑義何居焉若云部曲就糧非出本願則尤不可
朝廷所以重將軍者以能節制紹緯危不異於安也荆
士千里自可具食豈謂小饑動至同諸軍士倉皇耶甚
則無識之人料麾下自率前驅伴送室帑匈奴未滅何
以家爲生平審處豈後嫖姚或者以弄白在堂此自綱
紀奉移內郡何必雙旌聿來相宅况陪京高皇帝弓劍
所藏禁地肅清將軍疆場師武未取進止詎宜展觀語
云流言止於智者若將軍今日之事其爲流言又不待

智者而決之矣惟是老夫與將軍義則故人情實一家
每聞將軍奏凱獻捷報效朝廷則喜動顏色傾耳而聽
引席而前惟恐言之盡也或功高而不見諒道路之口
發爲無稽則輒掩耳而走避席而去感乎其不願聞也
頃者浪語最堪駭異雖知其妄必以相告將軍十年建
監中外倚賴所當矜重以副人望郭汾陽功蓋天下勢
極一時而國體所關呼之未嘗不來遣之未嘗不去當
其去來若不自知其大將也同時臨淮亦與齊名其後
勢位之際稍不能忘偃蹇踉蹌乃至偏較不復稟承此
無他功名愈盛責備益深善處形迹昭白宜蚤惟三思

晉意焉不盡

癸未侯子居金陵寧南左侯兵抵江州旦夕且至熊
司馬明過知其爲司徒公舊部請侯子往說之侯子
固陳不可乃卽署中爲書以付司馬馳致之寧南後
一夜侯子弟友人云議者且倡內應之說遂以書抵
者而行侯子禍雖不始此然自此深矣寧南旋得
止余嘗見其回司徒稟帖卑謹一如平時乃知
恩原不欲負朝廷者駕馭失宜以致不終深
過侯子舟中觀此書感而識之

乙酉三月
楊廷樞記

